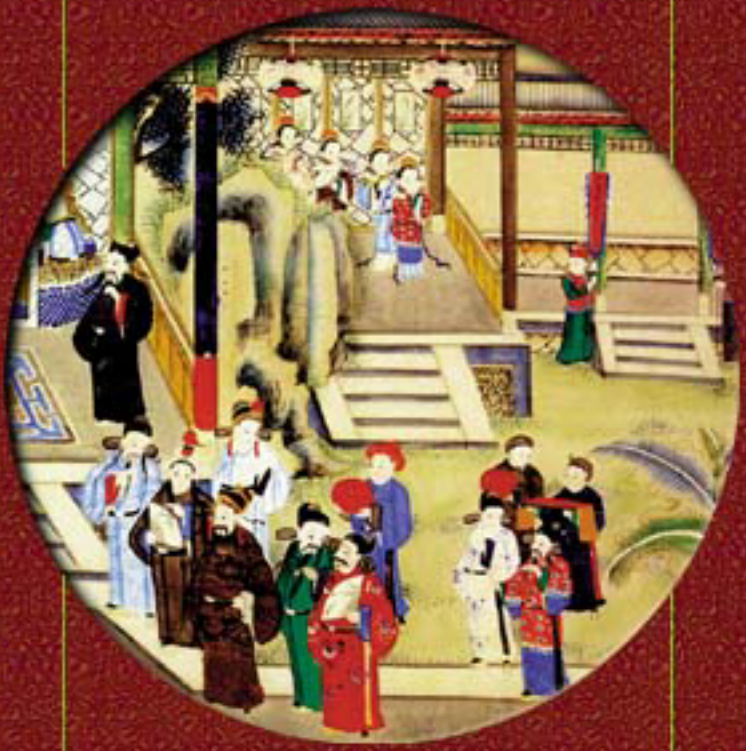
看钱奴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元 鄭廷玉

看钱奴

（元）郑廷玉　著

剧情简介

汴梁曹州有个名叫周荣祖的秀才，妻张氏，有一个儿子名叫长寿，年仅七岁。周荣祖祖上广有家财，祖父周奉记生前虔诚敬佛，专盖一所佛院，每日在内看经祈祷。周父不信佛，为取材建造宅舍，将佛院拆毁，忽得暴病而死。某年正逢黄榜招贤，周荣祖携妻、儿一同赴京应举，便将祖遗家财藏于后院墙下。

有一个穷人叫贾仁，自幼父母双亡，住在城南破窑里，整日靠替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混口饭吃，人称穷贾儿。这一天，贾仁来到东岳灵派侯庙，埋天怨地，怪恨神灵。灵派侯不胜其扰，便使贾仁入梦，并将增福神叫来，准备增福予他。增福神说他平日之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杀生害命，当受冻饿而死。贾仁苦苦哀求，说："你但与我些小富贵，我也会和街坊，敬邻里，识尊卑，知上下。"灵派侯和增福神从体上帝好生之德出发，又因周父拆毁佛院，该受折罚，于是将周家福力借贾仁享用二十年，到时还给。后来贾仁从周家墙下挖到了财宝，果然成了巨富。

周荣祖赴京应试，功名不遂，回家后发现祖遗家财被人盗掘，只有到洛阳投亲，偏又不遇而回，此时只有流落街头。正值暮冬天气，下着连日大雪，一家三口饥寒交迫，躲进一家小酒店。店小二为了积福，将三盅利市酒给秀才家三口喝了。这家酒店，正是贾仁所开。贾仁无后，一直要买个儿子。店小二见周穷极潦倒，说本地有个大财主，身无子嗣，提议周将小儿卖给他。周与妻商量，与其让孩子冻饿而死，不如给条活路吧，也就同意了。店小二请陈德甫领他们去见贾仁。陈原是一位教书先生，现为贾仁管些帐目。

贾仁盗得财宝，置起家户，做起生意，但为人十分吝啬，过去人称穷贾儿，现在当面称之贾员外，背后称之悭贾儿。陈德甫领了周家三口人来见他。贾不提价钱的事，却要求先立一张文书：两家不许反悔，反悔人罚宝钞一千贯，给对方使用。立好约，贾还是不提钱的事，把长寿领到面前，叫他从此以后姓贾，

长寿不从，因而被打。周夫妇心如刀割，只好忍着。贾仁领到孩子，就催其父母快走，经陈说明，才肯出一贯钞买他们的儿子。这点钱连个泥娃娃都买不到，周夫妇很气愤。陈向贾回话，贾却说泥娃娃是不会吃饭的，活娃娃是要吃饭的，反要向周夫妇倒算饭钱。陈反复说理，贾才勉强再加一贯，犹感心痛不已。周夫妇不从，贾又以文书相胁。陈实在看不下去，愿从贾应付给他的饭钱中预支两贯给周，贾大为欢喜，当即上帐。周夫妇对陈感激不尽，忍痛舍子而去。贾为了感谢陈为他索子之情，给他一块烧饼。

二十年后，长寿长大成人，因其家富，人称钱舍。此时贾妻已亡，贾仁身患重病，危在旦夕，非常吝啬地为自己的后事作了打算。长寿欲去东岳庙烧香，向父亲要钱，贾仁总算给了他三贯。长寿不理他，自去开库拿了金银钱钞，与侍童兴儿同往。

周荣祖夫妇自舍子后，仍是无依无靠，为去东岳庙烧香，从汴梁乞讨至泰安。东岳庙庙祝见他们可怜，便领他们到一净处安歇，好赶上明日的头炷香。周夫妇刚歇下不久，正在念叨卖掉的孩儿，长寿进庙，也看中此处，便令兴儿上前把这两个叫花子打走。周夫妇不肯，长寿自称人称钱舍，并给了庙祝一个银子，周夫妇挨打受气，只得忍让。是夜，贾仁病死，魂至庙中，领周父子梦中相见。周痛呼长寿儿，长寿见到贾仁叫贾为父亲，周却连声答应，二人在叫声中醒来。长寿因周冒应，令兴儿上前，将周好打一顿。及至烧香时，为争先后，周又被打。

周夫妇回转途中，仍到那店小二酒店讨酒，并见到了陈德甫。陈告知贾仁已亡，长寿仗义疏财。待到与子相见时，才知庙中打他们的钱舍就是长寿。周因其倚财欺人，想他也是个忤逆不孝之人，欲与其见官。长寿拿出一匣金银，央陈说情，周启锁开匣，见银子上刻有周奉记字样，原来正是周家被窃之物，于是真相大白。周重谢了陈与店小二，并令长寿将匣中金银散给穷人。长寿依从，得到父母原谅。此时灵派侯现身，宣告二十年因果，贫富前定，财富回归本家。

白话故事

一、夫妻离乡，哪知后边事

古时候，有一财主名叫周荣祖，汴梁曹州人，娶妻张氏，养一儿子取名长寿。这周荣祖先世有万贯家私，泼天似的富贵。他的祖父周奉记吃斋好佛，花钱盖了一座寺院，每天都在里面看经念佛，祈保平安。到了他的父亲时，一心只贪图自己享乐，不积善修德，因修筑住宅需要木石砖瓦，而又不愿别处采买，便拆毁了父亲建的佛院，住宅刚一建好，他父亲就患了重病，百般医治无效，一命呜呼！街坊邻居都说是他父亲不信佛的报应。

父亲死后，周荣祖便一手当家。这时家业虽不如祖父在时兴旺了，但家底还是挺丰厚的。周荣祖少年气盛，他既不想像祖父那样虔心念佛，平平淡淡过一生；也不愿像父亲那样贪图享受，做一个势利的财主。他从小在私塾先生那里受到的便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学成了满腹诗书文章，树立了鹏程万里之志。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周荣祖也一心只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当官发财的道路，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富国强兵的大事业，为皇帝效忠，也为家族争荣。

这一年的春天，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考试又将开考了。消息传来，周荣祖高兴得几天合不拢眼。他早就在等这一天了。晚上睡在床上，他与妻子张氏商议道：

“娘子，我要去京城走一趟，参加今年的进士考试，你同意不同意？”

张氏与丈夫十分恩爱，丈夫一生的前程大事，她怎能不同意？但她又不忍与丈夫分离，受那份离别相思之苦；再说，她也想跟在丈夫身边，好对丈夫的

生活起居有一个照应。抱着这样的感情和想法，她便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周荣祖说：

“秀才，俺带着长寿孩儿与你一块儿去，不知好不好？”

“好倒是好，只是咱这个家托谁照看？还有祖父积攒下来的那些金银财宝，也携带不去，怎么办？”周荣祖摇着头，沉吟着。

张氏将头倚偎在丈夫怀里，轻轻抽泣起来，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周荣祖的胸口上。

周荣祖见妻子伤心成这个样子，一时乱了方寸，毅然地说：“好吧好吧，娘子，俺就带着你和孩儿一块去。祖父积攒下来的那些金银财宝，俺就用坛子装着，埋进后屋的墙脚下面；家中的房屋院落，就让仆人们看守着。俺与你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便回来了。要是能够得个一官半职，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不是一件大好事么？”

张氏见丈夫同意自己一同前去，并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顿时破涕为笑，非常高兴笑着说：

“多谢秀才不弃之恩！俺这就去收拾行李，明儿与秀才一同上京。”说罢，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周荣祖也完全没了睡意，便干脆披衣下床，趁黑将祖父积攒下来的几坛子金银财宝悄悄搬到后屋墙下，挖地三尺，埋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周荣祖一家三口便离开周家庄，上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去了。这一去不打紧，惹出一场如梦如幻的大变故来。

二、贾仁乞财，神仙借福力

曹州府有个光棍汉叫贾仁。他自幼死了爹娘，既无兄弟，也无叔伯，连半个可以投靠接济的远房亲眷也没有。他孤零零的一人住在城南那废弃的破瓦窑里。照理说像他这样带眼安眉的五尺汉子，凭力气该不愁生计，可他却偏偏好吃懒做，长着一幅歪歪肠子，总想占别人的便宜。时间长了，人们嫌弃他人穷志短，背地里都称他“穷贾儿”。

曹州附近有一座东岳灵派侯庙。庙内神像森严，香烟袅袅。这灵派侯是上古金轮皇帝之长子，后来被封为东岳圣帝。圣帝在长白山一带普渡世人有功，又被封为古岁太岳真人。到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帅，掌管十八地狱、七十四司生死之期。唐代则天皇帝时，又封为东岳元帅，唐玄宗时加封为天齐王。至宋真

宗时，封为东岳天齐大生神圣帝。灵派侯神阴中掌管一方祸福吉凶、贫富穷达之事，奖勤罚懒，公正严明，享誉一方，凡来禳灾解祸、祈福求子的，莫不应验；因而远近四方来烧香进贡的人，络绎不绝，庙中香火甚是兴旺。

贾仁也早就知道东岳灵派侯的灵验，经常到庙中来顶礼膜拜，祈福求财。但他每次来总是向灵派侯诉说自己如何如何贫穷，企羡别人如何如何富贵，言谈之间，总流露出对上天赏罚不公的怨尤。灵派侯对贾仁的为人，早就了如指掌，也极为反感、厌恶，因此迟迟不肯赐福与他。但为了检验一下贾仁的心地是否真的善良、诚实，一如他自己所说，加上有一笔偶然的财源，灵派侯决定试一试他。

这一天，贾仁替别人家做短工打墙。打了半堵，觉得气力不支，便停下来歇息。这里离灵派侯庙很近，贾仁便又趁机到庙中来向神灵诉苦求福。他两手空空地走进庙中，因为没有香烧，便只好捻一把土做香，然后便双膝跪下，向灵派侯诉说道：

“神灵在上，我叫贾仁，特来祷告神灵，求您可怜可怜我。我想人生世间，有的人富贵无比，家财百万，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贾仁也是一世人，偏偏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上的，无那晚上的；天为被，地为床。一到寒冬，便只得烧地卧，热地眠。天呐！你也睁开眼睛看看吧，这真穷死我贾仁了！上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富贵就行了。我一旦得到了些小富小贵，我会广行善事，广种福田。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都舍得。只求上仙可怜可怜我！”说着说着，贾仁觉得身体困乏得很，便退到屋檐下靠着廊柱休息去了。刚坐下不久，便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贾仁刚一睡着，灵派侯便吩咐鬼卒说：“鬼力，替我将贾仁的魂魄摄过来！”

“遵命！”鬼卒答应着，走到贾仁跟前，轻轻一点，一提，便将贾仁的魂魄摄到了庙堂之上。

灵派侯看着贾仁的魂魄，问道：“你就是贾仁么？你为何屡屡在我的庙堂之上怪天怨地，怨恨神灵？你说！你到底是什么缘故？”

贾仁慌忙双膝跪下，朝灵派侯拜了又拜，战战惊惊地说道：“上仙可怜可怜小人吧！小人怎敢怪天怨地！小人只是想，我贾仁生于人世之间，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上的，无那晚上的；烧地眠，热地卧，穷死我贾仁了！求上仙可怜可怜，只要给我一些小小的衣食富贵，我贾仁也会斋僧布施，广行善事，什么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都舍得。上仙，只求您可怜可怜，赐给我一些小小的富贵吧。”

灵派侯审视着贾仁，一字一顿地说："贾仁，你说得倒是好听，只是你能说到做到么？"

贾仁忙拍着胸脯，发誓说："告上仙，我贾仁若有半句假言，情愿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灵派侯点了点头，说："既然这样，我且问问增福神看。"他朝着鬼卒吩咐说，"鬼力，与我唤过增福神来。"

"遵命！"鬼卒答应着，风一般地去了。

不一会儿，增福神到了。这增福神是专管人间生死、贵贱、贫富、地位高低、科举成败、是非长短以及十八地狱、七十四司等事的神祇。他对阳间那些奸猾、刻薄、狠毒的富人看得多了，知道他们没有得到富贵之前，一个个都虔心敬神，希望侥幸发家。一旦取得了富贵，便把以前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忘恩负义，欺心昧己，不恤鳏寡，不怜贫穷，甚至笑里藏刀，杀子杀孙，哪里还顾什么风俗教化、礼法人伦！这些为富不仁、心性痴迷的富人，自以为他们的所做所为无人知晓；可他们哪里知道："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增福神心中都有一本帐，他可清楚得很呢。

增福神这样想着，来到了灵派侯的庙堂上，见了灵派侯，拱手施礼说："上仙呼唤小神，有何法旨？"

灵派侯说："这里有一个阳间的贾仁，他每天都在我的庙堂上埋天怨地，责怪俺神灵不赐福与他。你替我问问他，看是怎么回事。"

"知道了。"增福神答应着，便转过身来，看着跪在地下的贾仁，问道："贾仁，是你怨恨俺神灵么？"

贾仁忙对着增福神叩了几个响头，狡辩说："上仙可怜见！我贾仁是什么人，怎敢怨恨您神灵！我只是说，世上有那种富贵的人，他们有穿不完的衣，吃不完的饭，用不完的钱，他也是一个人。偏偏我贾仁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上的，无那晚上的；烧地眠，热地卧，真是穷死我贾仁了！只怨小人我的命薄，我怎敢埋天怨地，怪恨神灵？俺只求上仙可怜可怜，赐给小人一些小小的衣食福禄。俺也会斋僧布施，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上仙，只求您可怜可怜……"

"算了吧，你。"增福神打断了贾仁的话，又对灵派侯说，"告上仙，此人并非善良之辈，平日之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杀生害命，活该他受冻饿而死。上仙管他做什么！"

灵派侯审慎地说："尊神，你注定的他这衣食福禄有无差错？"

增福神说："上仙，那个红脸儿的阎王可不是贪玩的，他注定的阳人的命运

几时有过差错。贾仁这种人本来只该让他到驴骡狗马群里去投胎；按他前世的所作所为，在地狱中没有让他下油锅，也没有让吃刀剑，还让他托生投胎为人，已经够厚待他了，怎么还可能将他安置到官吏财主们中去享福呢？”

灵派侯略有所悟，边点头边疑惑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尊神，像他这种人在世时，不知道是怎样贪财好货、损人利己的？”

增福神说：“他这种人在世时何足挂齿！他前世里享尽富贵，却还是不要命地贪财敛货，滚开的油锅里看见了钱他也要伸手去捞。他为富不仁，巧取豪夺。富了他一人，不知穷死了几百家。今世受贫穷正是他的报应！”

贾仁如坐针毡，听到这儿，再也按捺不住了，抢着向灵派侯分辩说：“上仙不要信增福神的话，我贾仁前世不是这样的人！我平常只是看经念佛，广行善事。还望上仙可怜可怜，赐予小人一些小富小贵，小人感激不尽！”说着又鸡啄米似地叩头不已。

增福神抢白说：“住口！你这家伙还敢欺瞒神灵么？你平日扭曲作直，损人肥己，坏事做尽，你怎么还能指望发迹富贵呢？”

灵派侯也点着头说：“尊神，这人前世既然这样奸猾刻毒，今世就冻死饿死，也不为过。”

贾仁见灵派侯也这样说，急得直跺脚，大声辩白说：“上仙，不是这样呀！我平日敬重天地，遵守法度，和好兄弟，孝顺父母，信奉佛法，不偷不盗。我是一个心慈向善的人，现正吃着长斋呢。上仙，只要赐予我一些小小的富贵，我便去老老实实做本分生意。求上仙可怜可怜！”

增福神说：“你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谁肯相信你会做本分生意！”

灵派侯也说：“你这真是‘亏心折尽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贫’。神灵心中自然有数，你怎能瞒得过我们！”

贾仁岂肯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抢过话头又分辩说：“上仙，我爷娘在时，我也奉养得他们好好的。自从他们亡化之后，不知什么缘故，我反而一天比一天穷了。我也曾在爷娘坟前撒钱烧纸，酹酒浇茶，我这泪珠儿至今还不曾干哩。我确实是一个孝顺的人。”说着果然挤出了几滴眼泪，忙用衣袖去揩着。

增福神见他这副假惺惺的样子，厌恶地说：“收起你这一套吧！你眼泪流尽也是白搭。谁不知道你爷娘在时你就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死后你何曾去奠什么酒，敬什么茶？你不过去坟前倒了些残羹剩汁，而且还生怕多停留一下。哼！你奠酒浇茶，像你那样奠酒浇茶，便奠上一百壶酒也湿不透墓前泥，烧上一千钟茶也到不得黄泉下！”

灵派侯也点头同意说：“尊神，他这种不孝父母的穷汉一旦富起来了，便会

欺心昧己，瞒天诳地，只知道损害别人来养肥自己，正是一辈子都不能让他发迹的。”

增福神附和说：“他这种人没有钱便罢；一旦有了钱，便会夸海口，说大话。把自己打扮成大富豪一样，得意洋洋地骑着马去街上闲游乱逛，沾花惹草，调戏人家妇女；或者横冲直撞，作威作福，做出种种粗野凶狠、横蛮无理的样子，哪里还肯怜悯穷人！”

眼看着没什么指望了，可贾仁还是不肯放过最后的努力，哀求着说：“上仙，我贾仁确实不是这种人。您只要赐予我一些小富小贵，我也会和街坊，敬邻里，识尊卑，知上下。只望上仙可怜可怜我！”

灵派侯早就要试一试贾仁了，经过这样一番敲打，又见贾仁几次三番信誓旦旦地表白，心想他也许会有所收敛，改一改他从前悭吝、刻薄、狠毒的性格，便对增福神说：“尊神，凭着贾仁怨天怪地，他就该冻死饿死，也正好应验常言说的那句话：‘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不过，”他顿了顿，以商量的口吻说，“我们体察上天怜爱生灵的美德，暂且赐与他些福力吧。”

增福神会意，答应说：“既然上仙有此美意，等小神看一看。”他手搭凉棚，放眼观望了一下远方，接着说：“上仙，按说这家伙正该冻死饿死。今奉上仙法旨，权且借些福力予他。我看见曹州曹南周家庄有一人家，他家祖宗所积的福力阴功，本可庇荫三代；可因儿辈一念之差，犯了点小错，该受些责罚。我如今就将他家的福力，暂且借给二十年。二十年满之后，再叫他拱手交还给周家主人就是了。”

灵派侯说：“这个办法正合我意。”

增福神便喊道：“贾仁，你过来。”

贾仁答应着，忙用膝盖着地走到增福神面前，叩下头去。只听增福神说：

“贾仁，按你前世的所作所为，你本该冻死饿死。俺上仙可怜你，叫俺暂且借些福分予你。俺如今就将曹州曹南周家庄周××家的福力，暂时借给你二十年；等到二十年之后，你要双手将财产如数交还给那原主。你记着：等到你去时，那要钱的可早就等着你了。”

贾仁只听说要给他福力，哪还有心思细听后面的话，一等增福神说完，便慌忙叩下头去，喜不自胜地说：“多谢上仙救济提拔之恩！我这就做财主去。”说着便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得意忘形地说，“我要是做了财主啊，就穿一身好衣服，骑上一匹好马，往它屁股上抽它一鞭子，那马便发疯似的跑起来，……”

“做什么？”增福神厉声呵斥道。

贾仁自知失口，忙抵赖说："没……我没说什么。"

增福神说："我只是把别人家的财富暂时借给你，让你掌管一段时间。"

贾仁问道："上仙，不知借给我多长时间？"

增福神说："借给你二十年，到时候你要仍旧还给人家。"

贾仁这下听清楚了，急忙说："上仙，反正是个借字，求您无论如何再可怜可怜我，多借给我些时间吧。横竖是个小字儿，您在上面再添上一画，借给我三十年，可好么？"

增福神厉声说："住口！我知道你这家伙是得寸进尺，不会知足的。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桃花三月放，菊花九月开么？"

贾仁睁大两眼，答不上来。

增福神一字一顿地说："只因为天公不放一时花！"

这时灵派侯也郑重地对贾仁说："喂，贾仁，按说你本该冻死饿死。神灵看你穷得可怜，暂且借与你二十年福力；二十年之后，你要如数交还原主。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上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也不见得比蒿草强；神明若不显示报应，行善的反而会不如做恶的。我送你几句话，你可记牢了：'莫瞒天地莫瞒心，心不瞒时祸不侵。十二时中行好事，灾星变做福星临。'"他朝贾仁挥了挥手，接着说，"你去吧，别推说在睡里梦里，将我的话一句也不听。"说罢，便将贾仁使劲一推，自己就带着增福神及众鬼卒消失在冥冥之中。

贾仁猛然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原来自己还是靠着廊柱睡在屋檐下。想起刚才的梦，他好不惊奇地说："哎呀，我怎么还睡在这儿？哦，原来是一场黄粱美梦！不过，刚才上仙分明对我说，要将周家庄一户人家的福力借予我二十年，"他一骨碌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立刻显出几分得意来，"嘿嘿，我如今便去做财主去了！"

贾仁得意洋洋地说着，想着，走着，忽然又觉得梦中之事不太可靠，便又低着头喃喃自语道："财主，财主，谁知他在哪里？常言道：'梦是心头想。'我信这梦做什么！我还有半堵墙不曾打完哩，我可得去打那半堵墙去；要不今儿晚上我上哪儿吃饭去？哎，老天爷呀，这真是穷死我贾仁了！"

三、美梦成真，秀才却落魄

贾仁回到工地上，继续打他的墙。在挖墙根时，刨出几个大坛子；揭开盖

儿一看，里面全是黄黄的金子和白白的银子！看着这些黄灿灿、白花花的东西，贾仁的眼珠子都要鼓出来了，那高兴劲儿，真是无法形容。当下他便瞒着主人，悄悄将坛子搬回到自己家中，关好门窗，哗啦啦将几坛子金银全倒在地上，一个一个摸了又看，看了又摸，然后又一个一个捡起来装进坛子里，小心翼翼地将坛子埋藏在自己的床底下。晚上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入非非，一夜都不曾合眼。

第二天，贾仁便开始过起财主生活来了。他先去扯了些布料，做了几件新衣服；然后便请工匠拆掉了自己破烂不堪的茅草棚，盖起了一座象模象样的大房子。接着，他便开始买田置产，经营生意，让钱生出更多的钱来。他先办起了一个典当铺，因为自己不会算帐，便雇了一个老秀才陈德甫为他管理帐务。随后不久，他又相继办起了粉房、磨房、油房、酒房等手工作坊，还开了一家酒馆，雇用店小二负责经营。他的生意越做越兴隆，越做越红火，家中的钱也越攒越多。几年功夫，他便真的成了一个有万贯家财的大财主。外面旱路上有鸦飞不过的田产，水路上有络绎不绝的商船，人头上还有源源不断放出去的高利贷。家中金银珠翠，绫罗绸缎，应有尽有，不计其数。昔日的“穷贾儿”，如今已成了全村最富的暴发户。如今哪个还敢叫他“穷贾儿”？都争着一个劲儿叫他“贾员外”。当然，村民们对贾仁的暴发，自然也有不少怀疑，不知道他为什么从一个衣不遮身、食不充口的穷叫化一夜之间变得那么有钱。但大家既不见贾仁偷，也不见贾仁抢，便只好认为是命中注定该他时来运转、发迹变富了。就连贾仁雇佣的帐房先生陈德甫，也不敢当面去问贾仁，只能背着贾仁说几句怀疑不满的话。

当然，更令陈德甫不满的，还是贾仁那种不同寻常、不可理喻的贪婪与吝啬。贾仁虽然已有万贯家财，但仍然贪得无厌，别人的东西他恨不得掰开人家的手夺过来；而自己的东西却舍不得给人，要是有人问他要一贯钱，就如同抽他一条筋一样，要心痛好几天。更不用说花钱去盖寺建塔、修桥补路了。这样，贾仁的悭吝也很快就出了名，人们当着面虽然都叫他“贾员外”，可背地里又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悭贾儿”。

发了家的贾仁，不到一年便有人为他做媒说亲，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如今的贾仁，真是什么都有了。可就是有一件事，让贾仁到美中不足；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件事越来越让贾仁感到忧虑、焦急。是结婚都好几年了，他老婆还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眼看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想要自己的亲生儿子看来已不大可能了，这怎能不让贾仁心急火燎、忧心如焚呢？他攒下这么大一份家业，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为着谁来？若没有人继承，他传给谁去？

贾仁越想越着急，终日瞅着老婆的肚子发愁，可那肚子就是不鼓起来！没办法，贾仁终于放弃了对老婆的希望，决定抱养一个孩子。为的是一来可以慰藉自己的晚年，二来也是要靠他来继承自己的家产。这件事他已吩咐帐房先生陈德甫好一阵子了，叫他替自己物色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只要孩子聪明乖觉、活泼可爱就行。可陈德甫至今还没有给他回话，不知是怎么回事？

其实，帐房先生已给贾仁留心好久了，可一直没有找到中意的小孩。陈德甫先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办事稳妥可靠。他早年也曾攻读诗书，研习经史。不幸父母双亡，又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财产，陈德甫为生活所迫，便只好废弃学业，去给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做私塾老师。贾仁发家以后，看中他忠厚老实，便雇请他做了自己的帐房先生，负责管理他的典当铺，也兼管一些家事。自从上次主人吩咐他物色一个孩子以后，他便四处打听，经常留心着。又托付酒馆的店小二帮他留意，一见到合适的，便通知他来看人。这几天都下着大雪，陈德甫呆在铺子里没有出门。今天他觉得心慌，便决定到酒店去看一看有没有消息。

其实今天的雪下得比往天更大，那漫天飘舞的雪花，早已把大地打扮成银装素裹；那洁白的雪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酒店的小二哥一早起来打开店门，见又是一个卖酒的好天气，真是打心眼里高兴。他搬出一缸新酒，先舀出三杯，供放在店堂正中神龛下的一张桌子上，恭恭敬敬地跪下去，祷告说：

“招财招利的土地神，愿我的酒一缸比一缸好！”供过财神之后，他便去门外檐下挂起做招牌用的酒幌子，等待着客人上门。

刚忙乎完，便有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跌跌撞撞来到了他的酒店门口。三个人都穿得很单薄，脸和双手都冻得通红。尤其是那个小孩，依偎在妈妈襟下，冻得全身都在瑟瑟发抖，颤抖着声音不停地说：“妈妈，我冷。妈妈，我冷。”母亲把孩子抱得紧紧的，站在酒店门口，别无他法。这时做父亲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壮着胆儿朝店门喊道：

“小二哥，有人么？”

小二答应着，赶忙走到门口，不及说话，客人先朝他作了个揖，说：“小二哥，有礼了。”

小二忙热情地接过话，说：“免礼免礼，快请到店里来坐着吃酒，暖暖身子。”说着便走到灶台边准备为客人热酒上菜，嘴里还一个劲儿热情地问道，“客官，这么冷的天，您从哪里来呀！”

可客人仍然站在门口，说：“哥哥，我哪里有钱来买酒吃！小生是个穷秀才，一家三口从洛阳探亲回来，不想遇着这场大雪，身上无衣，肚里无食，一路上只见您这儿的门开着，俺孩儿冻得不行，俺便只好大着胆儿来打扰哥哥，望哥

哥可怜可怜，让俺三口儿在您这儿避一避雪吧！”

小二这才放下手中的活，重又走到门口，见门外果然还站着一个妇人和一个冻得直打哆嗦的小孩，嘴里忙说：“哪一个出门的人顶着房子走呢？客官，快请夫人和公子到店里来坐。”说着便将这一家三口让进了店里，端来一盆旺旺的炭火，让他们坐着烤。

这一家人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去京城赶考的秀才周荣祖和他的妻子张氏、孩儿长寿。四年前，他们一家高高兴兴赶到京城。谁知周荣祖时运未济，三场考试下来，竟然都榜上无名。于是一家三口只好沮丧地回到曹州家园。回到家来，也事事不如意。尤其让周荣祖感到棘手的是，他临走前埋在后屋墙下的几大坛子金银财宝，也被人盗去了。从此家计日渐艰难，衣食不济，入不敷出。熬了一两年苦日子之后，家中衣食柴米罄尽，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没办法，周荣祖只得带着妻、儿离乡背井，去洛阳寻找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叔，想求他接济接济。一家人疲惫不堪地到得洛阳，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不知表叔又搬迁到什么地方去了，辗转找了几个月也没有找着。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一家人身上都很单薄，便只好又风餐露宿往回赶。还不到家乡，便下起了这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家三口又冷又饿，好不难熬！周荣祖也曾几次三番去敲那些大户人家的朱门，可人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哪有人出来理睬他！没办法，一家三口只得又拖着饥饿的身子顶风冒雪往回赶，好不容易走到了小二酒店的门前，见门开着，张氏便说：

“秀才，俺与孩儿实在走不动了，你去那酒店里讨个方便，让俺们进去避避风雪吧。”

周荣祖答应着，于是便发生了刚才的那一幕。

且说这一家三口围着一盆炭火，恨不得将身子都赴到火上去。烤了一阵，手虽然烤热了些，可身上还在发抖。小二看在眼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怜悯之情，叹息着说：

“你看这三口儿，这么大冷的雪天，穿得这么单薄，又饿着肚子，怪可怜的。哪里不是积福处！我早上供神用的三盅利市酒，就给他们吃了吧，让他们驱驱寒也好。”这么想着，他便朝周荣祖喊道：

“喂，秀才，你过来，俺与你盅酒吃。”

周荣祖只听见小二哥喊他去吃酒，忙走过来摇着头说：“小二哥，俺哪里有钱来买酒吃！俺只在您这避避风雪就走。”

小二说：“俺不要你的钱。俺见你身上单寒，给你一盅酒吃。”

周荣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睁大了眼睛望着小二，问道：“哥哥说

不要小生的钱？就这样白给我吃？”

小二点了点头，说：“是的。”

“这样的话，小生多谢哥哥了！”周荣祖说着，朝小二作了个长揖，便接过酒杯，仰着脖子一口喝了个底朝天。嘴里忙不迭地称赞说：“好酒！好酒！我这杯酒一下肚，就觉得浑身都热乎乎的，象加了一件新棉袄一样。你看我脸上也红了，是不是？谢谢哥哥！谢谢哥哥！”说完，又朝小二拱了拱手，乐不可支地回到了炭火边。

张氏见丈夫吃了酒来，脸上泛起了红潮，心里也乐滋滋的，便问道：“秀才，你买的酒好吃么？”

周荣祖忙分辩说：“娘子，我哪有钱来买酒吃！是小二哥见我身上单寒，可怜我，给了盅酒我吃。”

张氏说：“哦，原来是这样，难得小二哥这样好心肠！秀才，我这会儿身上也冷得不行，你想个法子再去问小二哥讨一盅儿酒给我吃，好么？”

周荣祖有些为难地说：“娘子，怪难为情的，我怎么好向人家开口呢？”嘴里虽这么说，人却已走到了小二的灶台边，弯着腰朝小二鞠了个躬，说：

“哥哥，真不好意思。俺娘子见俺吃了酒，便说她这会儿也冷得难捱，想向您讨盅儿酒吃，不知……”

小二不等周荣祖把话说完，便大方地接过话说：“你娘子也要吃酒么？好好好，有酒，有酒，”说着便把一盅酒递到了周荣祖手里，“这盅酒，你端去给娘子吃吧。”

周荣祖接过酒盅，连声道谢：“多谢哥哥！多谢哥哥！”说着已将酒盅端到了张氏跟前，“娘子，我向小二哥讨了盅酒来，你吃吧。”

张氏感激地接过杯子，将酒一口喝了下去。正要把酒盅交给丈夫去还，只听旁边的长寿孩儿大声叫着说：“爹爹，我也要吃一盅！”

周荣祖拿着酒盅，万般无奈地低着头说：“儿呀，你叫我如何再好开口去讨呐！”

正在为难之际，只听小二哥说：“秀才，我这里还有一盅酒，你拿去给孩儿吃了吧。”

周荣祖感激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忙朝小二鞠了几个大躬，又接过酒盅，端给长寿孩儿吃了。待他把酒盅交还给小二时，小二说：

“秀才，我看你一家人也真怪可怜的。与其让孩子也跟着你们一起受苦，还不如把他卖给一个有钱人家。这样孩子可以过点好日子，得以长大成人；你们也可以得到一笔钱，去做点小本生意，以维持生计。不知秀才意下如何？”

周荣祖不加思索地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我自然没有意见。但不知我娘子同意不同意？"

小二说："那你去问问你娘子。"

周荣祖走到张氏跟前，悄悄将小二哥的话说了。张氏一听说要卖自己的孩子，顿时心便象刀割一样地疼。她埋着头半天不肯吱声，只一个劲儿抽泣着。她怎能舍得将自己哺育了七年的心肝骨肉转手卖给别人呢？可她反过来又想："孩子跟着自己，迟早不是冻死就是饿死；将他给了人家，还能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还会有点出息。"这么想通之后，她便咬着牙，声音哽咽地说：

"秀才，只要哪一户人家养得活，就将这孩子卖给人家吧。"

周荣祖见娘子同意了，便走过来对小二哥说："哥哥，俺娘子也同意将这个孩子卖给人家，不知这里可有人愿意要这孩子么？"

小二说："你们真的愿意卖这个孩子么？"

"真的愿意卖。"

"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贾老员外，他正要买一人孩子。"

"不知他家有儿子没有？"周荣祖有点不放心地问。

小二说："嗨！你也有点呆了。他家有儿子，还买人家的孩子干啥？他家有通天高的家财，可就是寸男尺女没一个。正愁着没人继承家产呢，所以急着要买一个。"

周荣祖这才放心地说："这就好。就请哥哥作成这桩事吧。"

小二说："既然这样，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这就去叫那买孩子的人来。"说罢便要去典当铺找陈德甫。刚要出门，正好陈德甫自己找上门来了。

小二说："陈先生，我正要去找你呢，没想你就来了，这事真巧。"

陈德甫忙问："小二，你找我做什么？"

小二说："你前日托付我的事情，如今这里正有一个秀才要卖他的孩儿，你看看去。"

陈德甫没有注意到店中的客人，忙问道："人在哪里？"

小二指着正在烤火的周长寿说："这个就是。"

陈德甫走过去看了看小长寿，连连点着头说："嗯，不错，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这时周荣祖站了起来，朝陈德甫作了个揖，说："先生有礼了。"

陈德甫忙拱手还礼，说："秀才不必客气。"又问道："敢问秀才哪里人氏？姓甚名谁？为何要卖了自家的孩儿？"

周荣祖回答说："小生就是本处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只因家业

凋敝，难以度日，情愿将这孩子卖与别人为儿。先生，还望您作成此事，小生感谢您了！”说着，便又连连作揖施礼。

陈德甫忙说：“秀才，不是我要这孩子。我们这里有一个贾老员外，他有万贯家财，可就是没有一个儿女。是他要买这个孩子。你这孩儿要是跟了他，今后享不尽的富贵。等到员外百年之后，这万贯家财就全是你孩儿的了。秀才，这事可好么？”

周荣祖忙点着头说：“当然好，当然好。就请先生带我们去见员外，好么？”

陈德甫说：“好。你们就跟着我走吧。”说着便走出了店门。

周荣祖、张氏也忙站起身来，谢过了小二哥，带着长寿孩儿跟在陈德甫身后，去见贾老员外了。

四、秀才卖儿，长寿本姓周

这几天，贾仁的心情也格外的紧张。他现在有钱了，性格也变坏了，想要什么便想立刻就弄到手。这找孩子的事，他都吩咐陈德甫好些日子了，可迄今没有半点消息。这些日子天天下着大雪，陈德甫连门也不上，他真急得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了。今天一早，他打开门，见天空仍然飘着鹅毛大雪，不禁心头又紧了，喃喃地埋怨说：

“唉！这大雪不知要下到何年何月才有个完？陈德甫这个老穷酸，这些天借下雪为由，连我的门儿也不上了，不知道吩咐他的事办得如何了？八成是没什么指望了！”

手下的一个仆人见主人如此焦急，便安慰他说：“员外，您既然吩咐了他，他必定为您寻访到一个可意的孩儿来。陈先生是个靠得住的人，员外不必着急。”

贾仁不理不睬的，望着天空飘舞的雪花，说：“今日下着这么大的雪，天气有些寒冷。奴才，你给我少少的酾半盅儿热酒来，再给我撕半只水鸡腿儿，我要与婆婆在这里吃一盅酒儿御寒。”他生怕奴才听不清楚，特意将两个“半”字说得很重、很慢。

不一会儿，酒和鸡腿都端上来了。贾仁与婆婆刚吃了一会儿酒，陈德甫便带着周荣祖一家三口上门来了。在门口，陈德甫对周荣祖说：

“秀才，你们先在门口等着，我先进去与员外说一声，再来叫你们。”说完便一个人走了进去。

贾仁一见到陈德甫，劈头盖脸就训斥道：“陈德甫，我几次吩咐你，叫你给

我寻一个小孩儿，你怎么这样不会干事？”

陈德甫毫不介意，躬了躬腰，合掌作揖说：“员外，恭喜您！如今已为员外找到一个好乖的小孩了。”

贾仁迫不及待地问道：“人在哪里？”

“就在门口。”

“他父亲是个什么人？”

“是个穷秀才。”

听到个“穷”字，贾仁有些不高兴，嘟着嘴说：“秀才就是秀才，什么穷秀才！”

陈德甫也压低了声音回敬道：“员外，这真是的！不是穷秀才，难道还有哪个富人肯卖孩子不成！”

贾仁没听清他的嘀咕，吩咐说：“你去叫那卖孩子的人过来我看。”

陈德甫忙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周秀才，俺员外要见你，你好生拿出点礼节去见过员外吧。”

周荣祖心里嘣嘣乱跳，心情紧张地说：“陈先生，你得多给我些钱。”

陈德甫问道：“你想要多少？”他拍了拍胸脯，“这事都包在我身上。”

周荣祖便吩咐张氏说：“娘子，你看着孩儿，我去见员外了。”

周荣祖走进屋里，见到贾仁，便弯腰拱手作揖，小心地说：“员外，我这儿有礼了。”

贾仁也不起身还礼，盯着周荣祖问道：“你这秀才，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小生就是本处曹州人，姓周名荣祖，字伯成。”

贾仁心不在焉，似听非听，不耐烦地打断他说：“好了好了，我这两个眼里偏生见不得这种穷光蛋！陈德甫，你让他靠远些站着，你不见饿虱子满屋子飞么？”

陈德甫只得耐着性儿对周荣祖说：“秀才，你就依着他站远些吧。他们这种有钱的人都是这种脾气。”

周荣祖又退到门口，看着张氏，伤心地说：“娘子，俺们穷人真是好受气哟！”

贾仁把周荣祖支出去了，便对陈德甫说：“陈德甫，咱要买他这个小孩，也得立一张契约文书才行。”

陈德甫说：“员外，你先打个底稿儿吧。”

贾仁说：“我说就是了，你写吧：立契约人周秀才，因无钱使用，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自己亲儿×××，年×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

陈德甫写到这，觉得有点好笑，便打断他说：“谁不知道你有钱？叫个员外

也就够了，又要那‘财主’两字做什么？”

贾仁见陈德甫打断自己的话，数落自己的不是，很不高兴，恶声恶气地抢白说：“陈德甫，是你抬举我么？我不叫财主，难道叫穷汉？”

陈德甫忙点着头连声说：“是是是，财主，财主。”

贾仁这才又接着说：“那契约后面再写上：当日三方说定，付价多少。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者，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恐久后无凭，特立此契约，永远为证。立契约人×××，×××。”

陈德甫写完，又念了一遍，发现漏掉了重要的一项，便问道：“员外，翻悔者罚宝钞一千贯，您说得清清楚楚；可他卖儿的价钱究竟是多少？您也得说明白点。”

贾仁说：“这个你不要管。我是个财主，他要得了多少？我指甲儿里弹出来的，他也吃不完呢。”

陈德甫又只得连连点头说：“是是是，我跟那秀才说去。”说着便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

“秀才，员外说要先立一个契约，他已替你打了个稿儿，我念给你听：‘今有过路周秀才，因无钱使用，情愿将自己亲儿×××，年方×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

周荣祖听到这，忙打断说：“先生，这‘财主’两字就不消写到契约上了吧。”

陈德甫说：“员外非要这样写，你就依他写了吧。”

周荣祖笑了笑，说：“好好好，就依着他的写。”

陈德甫又接着说：“这前面的不打紧，后面的可要紧了，他这后面还写着：‘如有反悔者，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

周荣祖忙问道：“先生，那反悔的罚宝钞一千贯，我这卖儿的正钱可是多少？”

“谁知道是多少！”

周荣祖眼睛睁得老大，惊疑地看着陈德甫，陈德甫便又安慰说：“秀才，你尽管放心。刚才我也问员外，他说：‘我是个大富的财主，还少了他这点钱不成！我指甲儿里弹出来的，也叫他吃不了呢。’”

周荣祖听了这话，也觉得有道理，便说：“先生说得是。请拿过纸笔来，我这就依着他的底稿写。”说着便接过陈德甫递来的笔，铺开纸准备写起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张氏还有点不放心，提醒丈夫说：“秀才，你要写契约，咱这养育儿子的恩养钱，可曾议定是多少么？你且慢一会儿写。”

周荣祖说：“娘子，刚才陈先生不是说，他是个巨富的财主，他指甲儿里弹出来的，俺们也吃不了呢。你只管问他多少干什么！”说罢便又要动笔写。刚要

下笔，只听他七岁的孩儿长寿走到他身边，问道：

“爹爹，你写什么呢？”

周荣祖又停住笔，说：“孩儿呀，爹爹写的是借钱的借据。”

长寿不相信地问道：“你说借钱，是借哪一个的？”

周荣祖说：“孩子，等爹爹写完了再与你说，好吗？”

小长寿“哇”地一声哭了，尖叫着说：“我知道了，你们刚才在酒店里商量，你们是要卖了我呀！呜呜呜……”

周荣祖拿笔的手抖了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往下掉，声音颤抖着说：“孩儿呀！这也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事！”

小长寿越哭越凶了，失声说：“我知道没有办法！只是我与爹娘活便一处活，死便一处死。你们怎么就忍心要卖了我呢？”

张氏也早已哭得泪人儿似的，这时也只得强忍着悲痛劝着孩子说：“孩儿，爹娘怎么忍心就抛弃了你呢？爹娘也是为了你好呀！”

小长寿哪里听得进这些话，边哭边说：“我不！我不嘛！”

这撕心裂肺的声音，揪得两个做爹娘的心都要碎了。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竟嚎啕着大哭起来。

这凄楚的场面，把站在一旁的陈德甫的心也搅得酸酸的。他默默地看着这一家人哭了一阵，便噙着眼泪劝周荣祖说：

“秀才，既然孩子舍不得离开你们，你们就别卖了吧。”

一句话提醒了周荣祖，他止住哭泣，抚摸着长寿孩儿的头，哽咽着说：“孩子，你是爹娘的心头之肉，爹娘怎么舍得丢下你不管呢？只是如今爹爹实在没有办法，你跟着我们，实在活不下去呀！与其让你跟着我们一处死，何不让你跟着一个有钱的人去过好日子呢？你如今去跟了这个贾员外，他是个大财主，今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玩，有过不完的好日子哩。听话，啊？”说完便放开孩子，重又回到桌子边，毅然拿起笔，将契约一挥而就，然后摔下笔，对陈德甫说：

“陈先生，契约写好了。”

陈德甫拿起契约，安慰说：“周秀才，你不要难过。我这就将契约拿给员外看去。”说完便走进屋里，将契约递给贾仁，“员外，他写了契约了。”

贾仁接过契约，一字一句看了一遍，见与自己所说的一字不差，便说：“写得好，写得好。陈德甫，你去把那个小孩叫过来，让我看看。”

陈德甫答应一声，又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秀才，员外要看看你的孩儿哩。”

周荣祖忙俯下身子，交代儿子说：“好孩子，你跟着这位伯伯进去，员外要

问你姓什么，你就说‘我姓贾’，啊？”

小长寿昂着头，倔强地说：“不！我不姓贾，我姓周！”

“姓贾！”

“便打死我，也只是姓周！”

周荣祖禁不住又哭了起来，抱着孩子的头难过地说：“儿呀！”

这时陈德甫赶忙过来牵着小长寿走进屋子，走到贾仁跟前，说：“员外，孩子领过来了。你看，好乖一个孩儿！”

贾仁将小长寿拉到面前，仔细打量着，不由得频频点头称赞说：“嗯，不错，确实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随后便对小长寿说：“我的儿呀，你今日到了这家里，就成了我的儿了。今后街上要是有人问你姓什么，你就说‘我姓贾’。知道么？”

小长寿倔强地说：“我姓周！”

“姓贾！”

“姓周！”

“啪”，贾仁一个耳光扇了过去，恶狠狠地说：“这婊子养的，只怕养到死也养不亲！”他把小长寿推到老婆跟前，“老婆，你问他。”

那婆子便将小长寿拉到怀里，好言好语抚慰说：“我的好儿子，明日我给你做花袄子穿。要是有人问你姓什么，你就说‘我姓贾’，好吗？”

“你就做大红袍给我穿，我也只是姓周！”

一句话顶得那婆子火冒三丈，她揪着小长寿的耳朵，厉声说道：“这狗娘养的，真是养死了也养不亲的！”说完便使劲将小长寿往外一推。

陈德甫在一旁实在有点看不下去，忍不住说：“他爹娘还没去呢，怎么便下这样恶手打他！”

小长寿受了委屈，大声哭叫起来：“爹爹，娘，他们打死我了呀！”

周荣祖在门口听到孩子的哭叫声，不由得心头一紧，对张氏说：“咱那孩儿怎么这样大哭大叫？难道是他们在打咱们的孩儿吗？”说着便要闯进屋去。张氏忙一把拉住他，说：“秀才，你别进去，要不孩儿又离不开我们了。哭就让他哭会儿吧！”说着自己也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周荣祖只得忍着心痛，朝屋里喊道：“陈先生，快点打发俺们去了吧！”

陈德甫忙走了出来，签应着说：“是是是，我这就叫员外打发你去。”说完又往屋里走。

周荣祖又说：“陈先生，天色快晚了，你叫员外快点儿，不要误了我们赶路。”

陈德甫走进屋里，双手合十对贾仁说：“员外，恭喜恭喜，您已得了这个儿

子了！”

贾仁漫不经心地说：“陈德甫，那个秀才走了么？改日我请你吃茶。”

陈德甫有些惊讶地说：“哎呀，他怎么就肯走呢？员外还不曾给他恩养钱呢！”

贾仁故作糊涂地说：“什么恩养钱，让他随便给我些就是了。”

陈德甫惊得两只眼睛瞪得老大，一本正经地说：“员外！是你买他的小孩，怎么你倒反要他的恩养钱？这是什么话？”

贾仁也毫不示弱，大着嗓门厉声说：“陈德甫，你好不知分晓！他因为无钱养活这孩子，才卖与我。如今这孩子要在我家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难道还该他问我要恩养钱么？决没有这样的道理！”

陈德甫只好耐着性子，好言相劝道：“员外，话不是这样说。他也辛辛苦苦把孩子哺养得这么大，如今卖给员外为儿，这孩子就是你的儿子了。人家还专等着员外给他些恩养钱，好做盘缠回家去呢。员外快些打发了人家走吧。”

贾仁哪里肯答应，还是大着嗓门说：“陈德甫，他要是不肯走，便是反悔之人。你将这小孩还给他去，叫他拿一千贯宝钞来予我！”

陈德甫见贾仁不讲理，也不听他的劝解，争辩着说：“员外，他卖一个儿子，怎么倒要给你一千贯钞？你这心也太贪了！”他停了停，又缓和语气好言相求，“员外，你就从指甲缝里弹出点钱，打发他俩口儿走了吧！”

贾仁还是不肯答应，睁大了两只眼睛盯着陈德甫，凶狠地说：“陈德甫，那秀才说不定并没要什么恩养钱，都是你在中间鼓捣么？”

陈德甫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便红着脸赌气地说：“怎么是我鼓捣？我好心好意为员外找来这么一个好孩儿，你倒派我的不是了！那好，我也不管了，我把这孩子交还给他，叫他们走就是了！”说着便要来牵小长寿。

贾仁忙拦住小孩，改缓口气说：“陈德甫，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给他些钱吧。”说着便朝仆人喊道：

“奴才们，开库！”

陈德甫见员外要开库了，顿时把自己刚才受的侮辱与委屈忘得一干二净，喜滋滋地喃喃自语道：“好了，员外开库了！周秀才，你这一场富贵不小哩！”

贾仁从库里取出钱来，双手捧着，郑重地交到陈德甫手里，一再叮嘱说：“拿去吧。你好生兜着，好生兜着！”

陈德甫接过钱，便真要往袖兜里揣，觉得份量很轻，便问道：“员外，你给他多少钱？”

“我给他一贯钱。”

陈德甫又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说：“员外，他这么大一个孩儿，你怎么

就给他一贯钱？这也差得太远了！”

贾仁忍着性子，一本正经地解释说：“陈德甫，你不要小看这一贯钱，这上面有许多的‘宝’字哩。你倒不打紧，对我说来，拿出这一贯钱，就好像抽掉我一条筋一样疼哩！要是真的抽我一条筋，倒也一下就熬过去了；可要打发这一贯钱出去，更觉得心疼难熬呢。你快去打发了他吧。他是个读书人，他要不要这钱还不一定哩。”

陈德甫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说：“好吧，我就依着你，拿去给他，看他怎么说。”说着便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

“秀才，你不要着急，员外在安排茶饭哩。这是员外打发你的一贯钱，你拿去吧。”

周荣祖听说只给他一贯钱，惊得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睁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倒是张氏反应比较快，抢着说：

“我不知道多少盆水才洗得孩儿这么大，他怎么就只给我们一贯钱？买个泥娃娃也买不到！”

周荣祖也反应过来，气呼呼地说：“他以为我这孩子是半路上捡来的么？我这孩儿啊，也曾经他娘十月怀胎，三年哺乳，花了多少心血，才养得他这么大！”他叹了口气，又说，“我虽是个穷秀才，可他这大财主也太小看人了！哼！他的意思，我也猜着了。”

“你猜着什么了？”陈德甫问道。

“他以为我走投无路，只想甩下这个包袱。哼！他的算盘打错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宁愿去沿街卖文行乞，也不卖这个孩儿了！”

张氏也怒吼着说：“叫他还了我们孩儿，我们要走了！”

陈德甫便又好言相劝说：“你们先别着急，待我再去跟员外说说。”

周荣祖没好气地说：“天色晚了，不要再逗我们了！”

陈德甫走进屋里，手里摊着那一贯钱对贾仁说：“员外，还你这钱！”

贾仁面露喜色，得意地说：“陈德甫，我说他不要我钱的么。”

陈德甫没好气地说：“他哪里不要！他嫌少了！他说买个泥娃娃也买不到！”

贾仁强词夺理说：“那泥娃娃会吃我的饭么？”

陈德甫又耐着性子劝说道：“员外，话不是这样说。哪个收养儿女的还算饭钱来？”

贾仁做出一副满有理的样子，训斥道：“陈德甫，亏你还做人哩！常言道：‘有钱不买张口货’。他因养活不起这个孩儿，才卖与我。我不问他要饭钱，就够对得起他了，他怎么倒要我的宝钞？我想来，这都是你在背地里调唆他。”

陈德甫脸胀得通红，刚要发话，贾仁又问道："我问你，你是怎样给他钱的？"

陈德甫又把刚才受的气放到了一边，老老实实说："我走过去对他说："秀才，员外给你一贯钱。"

贾仁忙说："难怪他不要哩，你太轻看我这钱了！"他抓起陈德甫的手，"我教给你：你把这钱高高地举起来，对他说：'喂，穷秀才，贾老员外予你宝钞一贯。'"

陈德甫想笑又笑不出来，冷冷地说："举得再高，也只是一贯钱。"他顿了顿，又哀求着说，"员外，你就发发慈悲，再打发他些钱吧。"

贾仁半天不吱声，见陈德甫紧紧盯着自己不肯走，他才咬了咬牙，恨恨地说："罢，罢，罢！看在你的面上，我就再给他一贯钱吧。奴才们，开库！"说完又从钱库里摸出一贯钱，小心翼翼地递到陈德甫手里，挥了挥手，忍着心痛掉过头说，"快拿去吧！"

陈德甫说："员外，你这是在跟人家买东西么？这样一贯一贯的添！"

贾仁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有这两贯，再也没有添了！"

陈德甫无奈，只得又走到门口，陪着笑对周荣祖说："秀才，你放心，员外正在安排茶饭要招待你们哩。秀才，员外头里给你一贯钱，如今又添你一贯。"说着便将两贯钱塞到了周荣祖手里。

周荣祖看着这两贯铜钱，怔怔地说："先生，他真的就只给我两贯钱么？他这是哄娃娃么？我可没有闲心跟他逗着玩！"

陈德甫摇头顿足，懊悔地说："嗨！这都是我领你来的不是了！我再见员外去。"说着又走进屋里，没好气地说：

"员外，他还是不肯。"

贾仁不耐烦地说："不要跟他废话了，白纸上写着黑字哩：'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予不悔之人使用。'这便是他反悔了，你叫他拿一千贯钱来！"

陈德甫说："他有一千贯时，也不致于卖小孩了！"

贾仁瞪着陈德甫，声色俱厉地说："哦，陈德甫，你是有钱的，你买么？快领了孩儿去，叫他拿一千贯钱来予我！"

陈德甫也沉不住气了，逼着贾仁说："员外，你添还是不添？"

"不添！"

"真不添？"

"真不添！"

陈德甫咄咄逼人，贾仁丝毫不让。见硬的不行，陈德甫只得又软下来好言相求："员外，你这里不肯添钱，那秀才又不肯去，叫我这中间做人的也难呀！"

贾仁两眼看着别处，像没听见似的，半天不肯点头。到了这种地步，陈德甫想，要这个老吝啬鬼再拿钱出来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放弃了对他的希望，咬着牙说：

“罢，罢，罢！常言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员外，我这两个月的工钱，你还不曾给我。我如今先向员外支过了，加上你那两贯，共成四贯，将就打发了那秀才回去吧。咳！这都是我领他来的不是了！”

贾仁有些不相信似的，睁大两眼疑惑地说：“噢？你要支你的两贯工钱打发那秀才？这样说来，这个孩子还是我的。陈德甫，你原来是个好人。可有一件，你那帐簿上可要写明了：‘陈德甫预支两个月工钱，计两贯。’免得日后又问我要。”

“你放心，我会写明的！我决不会多问你要一厘钱！”陈德甫鄙夷地回敬道。

贾仁这才又打开钱库，摸出两贯铜钱，交给了陈德甫。陈德甫掂了掂手里的钱，急忙走到门外，不好意思地对周荣祖说：

“秀才，你可别怪我。员外就是这么个吝啬刻薄的人，他硬是一贯也不肯添了。实在没办法，我只得先向他支取了两个月的饭钱，共两贯，秀才别嫌少了，拿着去吧！你们千万不要怪我！”陈德甫说着，声音哽咽起来，便赶紧打住了。

周荣祖拿着这两贯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望着难为情的陈德甫，他感激不已地说：“陈先生，这不难为你了么？”

陈德甫说：“秀才不必在意，你今后只不要忘了我陈德甫就是了。”

周荣祖也不指望贾仁再给他钱了，准备动身起程。他朝陈德甫拱了拱手，说：“陈先生，你是个大好人，你的恩德，小生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他望了望屋里的贾仁，咬牙切齿地骂道，“只是他这个狠毒的员外，真是狼心狗肺，狗彘不如！”

贾仁其实在屋里耳朵尖尖地听着，听到周荣祖骂他，便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大声吼道：“你这穷要饭的，你怎么还没有走？你敢是在骂我么？”

“我就骂你，怎么着？你两贯钱便要霸占我一个七岁的孩儿，你的良心狗吃了？”周荣祖也毫不示弱。

贾仁见这样一个穷叫化子也敢顶嘴骂他，气得口吐白沫。他一步冲上来揪住周荣祖的衣领，使劲一推一搡，将周荣祖推了一个趔趄，恶狠狠地说：“我叫你骂！”又朝着屋里喊道：“奴才，唤狗来咬这个穷婊子养的！”说着便“嘭”地一声关门进去了。

陈德甫赶忙上前来扶住周荣祖，劝说道：“秀才，你别见怪。你们慢慢的去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张氏也搀着丈夫，说："秀才，俺们快走吧。哎，俺们今日撇下这个孩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啊！"

周荣祖恨犹未解，指着贾仁的门恨恨地骂道："你这无仁无义的狗东西，我咒你背生疔疮，不得好死！有朝一日让打劫的强盗抢了你的财物，烧了你这宅院，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这样敲诈勒索，刻薄穷人，就是官府也饶不过你，哪一天夺了你的财，封了你这院，叫你伏法吃刀，家破人亡！……"他这样滔滔不绝地骂着，搀着张氏的手，一步一跌地离开了贾府。

陈德甫见周荣祖夫妇走远了，才回到屋里，贾仁劈头就问道：

"陈德甫，那穷汉去了么？他敢是还在骂我？"

"你也知道么！"

贾仁说："陈德甫，难为你了。我本来想准备一杯酒谢你，可这会儿我也忙得很，没有工夫。后堂厨房中盒子里有一个烧饼，你拿去将就用茶吃了吧。"

"多谢员外赏赐！"陈德甫冷冷地说着，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了。

五、惜财如命，二十年空梦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穷孩子周长寿，如今已成了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他已忘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只知道自己姓贾，父亲叫贾仁。他也知道父母只有自己一个儿子，家里又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因此人们都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钱舍"。钱舍养尊处优，安富尊荣，花起钱来自然大手大脚，毫不吝惜。可有一件事令钱舍感到很苦恼，就是他的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爱财如命，吝啬得出奇。他不仅自己一文不使，半文不用，还要控制儿子用钱，自己把钱管得死死的，轻易不肯多给钱舍一个子儿。因此钱舍常常感叹说："唉！俺枉自叫做钱舍！没有钱在自己手里，不曾用得快活。哪一天这老吝啬鬼死了，我才好痛快呢。"

贾仁呢，自然也把这孩子当成了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他虽然把这个儿子养亲了，自己的这份家产有了继承人，按说他可以放心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因为这孩子太不懂事，太不知道什么叫艰难辛苦。他只知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把钱看得像土块一样贱，从不知道珍惜、心痛。贾仁常常担心：自己死了之后，这份家业迟早要毁在这个败家子手里！因为心头常常这么忧煎着，加上老婆病死，感情上受到刺激，贾仁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了。

这一天，贾仁忽然想吃烧鸭子想得慌，便一个人走到街上，见一家店子里

正在烧着鸭子。那鸭子香喷喷、油亮亮的，好不撩人胃口！贾仁实在想吃得慌，便走到锅台前，做出一副要买的样子，指手划脚的。趁老板转过身去拿盘子的当儿，他便迅速伸出手到鸭子身上着着实实抓了一大把，五个手指头都抓得满满的油。不等老板转过身来，他便疾步如飞地走了。回到家里，他便叫奴才给他盛饭来。他吃着饭，吧嗒吧嗒咂着那油汪汪的手指头，一碗饭咂一根指头，吃了四碗饭，就咂了四根指头。贾仁毕竟是年老多病的人了，吃着吃着便觉得瞌睡来了，不知不觉靠在凳子上睡着了。那根油汪汪的手指头吊在空中，不想被自家那条狗看见了，便有滋有味地舔着吃了起来。狗舌头舔得贾仁的手指痒痒的，他一下子醒了，见到那根油汪汪的手指头已被狗舔得干干净净，一时气得心头如刀割一样的痛。而且越想越气，气得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一气之下他恨不得把那条狗打死，可想到狗也是自己花钱买来的，而且这些年来它也曾吃了自己不少东西，便又只好忍住心头之恨。就这样，贾仁气恨交加，本来已经多病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了心头的创痛，病倒在床上起不来了。

父亲病了，贾长寿便找到了一个向他要钱的借口——去东岳泰安神州庙烧香还愿。这天，贾长寿与仆人兴儿一起守在贾仁的睡房里，侍候着贾仁。长寿看着几天不曾吃饭的父亲，问道："爹爹，你可想什么东西吃？孩儿给你去买。"

贾仁有气无力地说："我的儿呀，你也知道我这病是怎么得的，唉！我往常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我如今病势沉重，反正是个快死的人。罢，罢，罢！我今儿就破破戒，花些钱。孩子，你听见外面有人在吆喝卖豆腐么？你去给我买点豆腐来。"

"买几百钱的豆腐？"长寿问。

"唉！哪里要得了几百钱的豆腐！买一个钱就足够了。"贾仁摇着头叹息说。

"一个钱？一个钱只买得到半块豆腐，怎么吃呀？"贾长寿不听他的，吩咐兴儿，"兴儿，你去买一贯钱的豆腐来。"

兴儿正要往外走，贾仁忙使足劲喊道："兴儿，只买十文钱！"又以哀求的口气对长寿儿说，"我儿，你就依着我吧。"

贾长寿只得摇着头无奈地说："好吧，就依着父亲。兴儿，你就去买十文钱的豆腐来。"说着把一枚十文的钱币递给了兴儿。

兴儿走到外面，不一会儿端了半碗豆腐回来，说："那人只有五文钱的豆腐了，还有五文钱，他没有零的找，记下帐，改日再问他要豆腐。"

贾仁似乎没听清楚，又放心不下，便睁大眼睛问道："兴儿，你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见你把十文钱都给那卖豆腐的人了，怎么只端了半碗豆腐回来？"

贾长寿说："他还欠着我们五文哩，改日再讨。"

贾仁越发放心不下了，焦急地问："欠着五文？兴儿，你可问他姓什么？左邻是谁？右邻是谁？"

贾长寿有些奇怪不解地问："父亲，你要问他的邻舍干什么？"

贾仁叹息说："唉！孩儿，你哪里知道！你不问清楚，明日他一旦搬走了，我的五文钱向谁讨去？"

贾长寿有些不屑地说："你看你，小心到了这个样子！"他停了一会儿，又说，"父亲，孩子想趁您还健在，请人给您画一幅像，好叫子孙后代供养。好么？"

贾仁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儿呀，难得你这么有孝心。你要给我画像，我当然高兴。只是不要画正面，只画个背影就行了。"

贾长寿感到莫名其妙，瞪着两个大眼珠子问道："父亲，你糊涂了么？哪有画像画背影的？画正面才是！"

贾仁叹了口气，说："唉！儿呀，你哪里知道，画匠画完正面像，最后点眼睛时，又得向你要喜钱！"

贾长寿面露鄙夷之色，冷冷地说："哦，原来如此！父亲，您也太精打细算了！"

贾仁没有吱声。呆了会儿，他又说："孩儿，我这病已是看天远，入地近，多半是快死的人了。我儿，我死之后，你打算怎样发送我？"

贾长寿安慰着说："父亲，您放心，您的身子还好着呢。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孩儿给您买一付上好的杉木棺材。"

贾仁忙说："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那时反正已是死了的人，还晓得什么杉木柳木！我家后门口不是有一个闲着没用的喂马槽子么？用它发送我就足够了。"

贾长寿故意顺着父亲之意，发难说："父亲，那喂马槽那么短，您这么大一个身子，哪里装得下呀？"

贾仁一本正经地说："哦，槽子短了。要我这身子短下来，这也容易。你拿把斧子将我这身子拦腰剁成两截，重叠着，不就短下来了么？不过，孩子，那时节你不要用咱家的斧子剁，你去借别人家的斧子。"

"为什么？"贾长寿又大惑不解。

贾仁又叹了口气，说："唉！你哪里知道，我的老骨头很硬，用咱家的斧子会剁卷了刃口，又得费几文钱去上钢。"

贾长寿又鄙夷地说："哦，原来如此！父亲，您真是算计到家了！"他不想再听这个守财奴、吝啬鬼的胡言乱语，想转入自己的正题，便说：

"父亲，孩儿要上东岳庙给您烧香去，保佑您早日康复。您给我些钱钞吧。"

贾仁忙摇头说："我儿，你不要去烧香了。我反正是要死的人了，烧香也没用。"

贾长寿知道他会这样说，便撒谎说："孩儿已许下香愿多时了，怎能不去？"

贾仁怕孩儿受神灵惩罚，才不得已同意说："哦，你已经许下愿了。既然这样，给你一贯钱吧。"

贾长寿又睁大了两个大眼睛，吃惊地说："一贯钱？一贯钱怎么去烧香？太少了！"

贾仁想了想，忍着心痛伸出两根指头："两贯。"

"还是太少！"贾长寿气冲冲地。

贾仁不吱声了。他闭着眼睛又想了一下，终于咬着牙说："罢，罢，罢！给你三贯。这可太多了！"他见儿子不再吱声，以为他要走了，便又交代说：

"我儿，还有一桩紧要事，你不要忘了：我死之后，你千万不要忘了讨回那五文钱的豆腐。"说完便闭上了眼睛，不再管儿子了。

贾长寿哪里知道，他父亲此时已经死了！他以为父亲睡了，便与兴儿走到外屋。兴儿怂恿说："小哥，不要听那老员外的。你自个儿去开了钱库，拿上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钱，我跟着你烧香去。"

贾长寿一拍即合，爽快地说："兴儿，你说的是，我这就拿钱去。"说罢，便真的去打开了父亲的钱库，揣上十个金子、十个银子和一千贯钱，与兴儿一起上东岳庙烧香去了。

六、庙中重逢，对面不相识

这几天，东岳泰安神州庙特别热闹，因为明天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的诞生日，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烧香还愿的香客早早地就到了庙中，都想赶着明儿一早烧头一炷香。庙中的客房早就住满了；檐下的回廊里，也都一堆一堆挤满了人。

傍晚时候，一男一女两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登上了山顶。老大爷走完最后一级石路，抬头望望寺庙，喘着粗气对后面的老伴说："婆婆，你看，前面就是东岳爷爷的庙了。"

说着，老大爷便搀着老伴的手，颤悠悠地走到了庙门口。见庙里庙外都挤满了人，老大爷双手合掌伸在胸前，叫喊道："叫化呀，叫化呀！各位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可怜俺两个老的无儿无女，无依无靠，施舍些吧。"

正这么叫着，寺中管香火的庙祝走了出来。大爷忙止住叫喊，对庙祝说："庙官哥哥，俺老俩口是来替俺失散多年的孩儿还愿的，想赶明早烧一炷儿头香。您看，能不能给俺们找一块地方，让俺老俩口歇息歇息。"

庙祝看着这两个破烂不堪的老人，同情地说："你们这两位老人家，也真是怪可怜的。既然也是来烧香还愿的，我也做点好事。"他把两位老人带到庙堂后面一个干净避风的拐角处，"您老俩口就在这个干净地方歇息吧。明日早早起来，好去烧头香。"

大爷忙弯腰施礼说："多谢了，哥哥！"见庙官走了，又对老伴说，"婆婆，俺俩就在这里坐下来歇息吧，赶明早去烧头香。"

老婆婆有气无力地坐了下来，悲叹着说："阿弥陀佛！我那长寿儿啊，你让娘想得心头好痛哟！"

原来，这两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贾长寿的亲生父母周荣祖和张氏。自从二十年前四贯钱卖了儿子之后，他们便一直靠四处乞讨为生。如今两位老人虽说只有五六十岁，可看上去倒像七八十岁的人了。

老俩口刚坐下不久，贾长寿与兴儿也来到了庙里。见寺庙里外到处是一堆一堆的人，贾长寿说："兴儿，你看庙上人好多哩！"

兴儿答应着说："小哥，咱们来迟了，庙子前面早已挤满了人。"

贾长寿说："兴儿，天色已经晚了，咱们找个干净地方歇息吧。"

他俩旁若无人似的，从前廊走到了后廊，正好走到了周荣祖老俩口歇息的拐角处。贾长寿说："兴儿，你看这儿又干净、又避风，却被两个穷叫化子倒在这里。你去将他们两个打开！"

兴儿说一不二，即刻走到两个老人跟前，踢了周荣祖一脚，恶狠狠地说："喂，你们两个老叫化子，起来，走一边去！"

周荣祖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瞪大眼睛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兴儿又踢了周荣祖一脚，恶声恶气地说："你这穷鬼！钱舍也不认得！"

周荣祖被踢了一个大趔趄，差一点跌倒下去，"哎哟，打死我了！"他不由得呼叫起来。

庙祝听到叫喊声，忙走了过来，冲着兴儿与贾长寿训斥道："你们两个是哪里来的无赖？敢到我庙里来横行霸道！什么钱舍？家有家主，庙有庙主。他老子在哪里做官，敢叫钱舍？"他朝身后招了招手，"徒弟，拿绳子来，绑了这两个无赖送官府去！"

兴儿赶忙堆着笑，小声对庙祝说："嘿嘿，庙官哥哥，你不要生气嘛，"他

悄悄将一块银子塞到庙祝手里，“我给你这个，你将这块地方让给俺们歇息。好么？”

庙祝瞧着这白白的大银子，马上变怒为喜，连声改口说：“哦，好好好。我正在骂他俩个老叫化子哩，自家讨打吃！”说完掉转屁股就走了。

有了庙祝撑腰，贾长寿与兴儿更加肆无忌惮了。贾长寿赤膊上阵，去拉扯周荣祖。周荣祖也不肯让步，骂骂咧咧地说：“你们凭什么赶我走？这又不是你家的卧房！”

兴儿走上前来，揪住周荣祖的衣领，声色俱厉地说：“你这老叫化子，口里唠唠叨叨的说什么呢！”说着便使劲一推，将周荣祖推得险些跌到，又要去揪扯张氏，周荣祖就势拦住，厉声骂道：

“你这强盗还要打谁？婆婆，你向前站起来，我就不信他敢打你这病老太婆！”

张氏站了起来，提起包，拉着丈夫的手，劝说道：“老头子，你与他们争什么！俺们就另外找个地方歇息吧。”

周荣祖还不服气，几步赶上正在走开的庙祝，拦着他说：“庙官哥哥，您给评评理，一个什么钱舍，硬将俺老俩口赶开了。”

庙祝冷冷地说：“我也没法子，他是钱舍，你两个就让他些吧。我明日还要早起，我得睡觉去了。”说完便撩开周荣祖，大步流星地走了。

贾长寿见周荣祖找庙祝告状，抢上前来揪住他的衣领，气势汹汹地说：“你这老婊子养的，你告诉那庙官又怎么样？我富汉打死你这穷汉，只当拍死个苍蝇一样！”说完便使劲将周荣祖推了一个大趔趄。

张氏赶忙扶住丈夫，两个人搀扶着，挪了几步，走到廊外的草地上坐下了。周荣祖伤心地呻吟着说：

“婆婆，俺们没钱的好受气啊！唉，俺那长寿孩儿呀，要是有你在，俺们老俩口也不会受这份欺侮了！”

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刚才的这一幕，却被冥冥之中贾仁的魂魄看得清清楚楚。贾仁死后，他的魂魄即被灵派侯摄到了庙里。灵派侯命令他将生前的家财以及收养的儿子都如数归还给原主周荣祖，于是他的魂魄便跟着贾长寿而来。他看了刚才的情景，感叹地说：“那小的哪里知道这就是他的老子，这老子也哪里知道这就是他自己的亲儿子！我如今不说与他们知道，更待何时！”说着，他便蹑手蹑脚附到周荣祖的耳边，轻声说：

“哎，老头子，那个不就是你的儿子么！”边说边用眼睛看着贾长寿。

周荣祖果然不由自主地走到贾长寿面前，失声叫道：“俺的长寿孩儿呀！”

贾长寿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偏过头去不理他。

贾仁的魂魄又附到贾长寿身边，贴着他的耳根说："哎，小伙子，这个就是你的父亲呀！"

贾长寿果然也身不由主地连声叫道："父亲，父亲，父亲！"

"唉，唉，唉。"周荣祖连着答应了三声，一声比一声响亮。

贾长寿看着眼前这个穷叫化子，怒不可遏地说："兴儿，给我打这个老叫化子！"

兴儿应声揍了周荣祖一拳，训斥说："你这个老叫化子好生无礼，竟敢冒充俺钱舍的父亲！"

周荣祖两眼瞪着贾长寿，忿忿地说："你叫我三声父亲，我便应你三声，你怎么打我？"说着便满脸委屈地走回到原处，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你这种有钱无德、为富不仁的恶棍，也来烧什么香？你敢情是爷娘死得慌了，才到庙里来做做样子给人看的吧。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朝一日老天开眼，定叫你家破人亡、不得好死！"骂着骂着，夜已经很深了，周荣祖和贾长寿都慢慢入睡了。

一觉醒来，天已亮了。贾长寿忙喊醒兴儿："兴儿，起来，快烧香去了！"

他俩赶紧走进了庙堂里，贾长寿抢先在圣帝像前的香炉里插上一炷香，跪下去叩着头说："东岳爷爷，可怜俺父亲患病在床，愿神明保佑他老人家指日平安，俺贾长寿情愿给您烧香三年。望东岳爷爷明察！"

周荣祖与张氏也早已到了庙堂里，他们站在旁边，忽然觉得鼻子堵得慌，忍不住同时一起打了个大喷嚏："阿嚏！"

贾长寿又说："只愿俺父亲无病无痛。"

周荣祖又禁不住："阿嚏！"

"只愿俺父亲无灾无难。"

"阿嚏！"

贾长寿连许了三个愿，周荣祖就连打了三个喷嚏。这时张氏见贾长寿退下去了，忙催促丈夫说："老头，该咱们去烧香了。"

周荣祖也走上前去插上一炷香，跪拜说："东岳爷爷，只愿俺长寿儿无病无痛！"

退在一边的贾长寿也忽然禁不住鼻子发痒："阿嚏！"

"只愿俺长寿儿无灾无难！"

"阿嚏！"

"只愿俺与长寿儿早早相见！"

"阿嚏！"

几个喷嚏，打得兴儿和庙祝也受到了感染，先后“阿嚏，阿嚏”地打起喷嚏来。

烧完香后，周荣祖与贾长寿又在门口相遇了。贾长寿还在为昨天晚上的事生气，又嫌老头子慢腾腾地挡住了自己的路，便吩咐兴儿说：“兴儿，给我打开这个老穷鬼！”

兴儿使劲将周荣祖推向一边，凶狠地说：“你这穷叫化子，滚一边去！”

出了庙门，贾长寿舒了舒腰，说：“兴儿，烧完了香，跟我回家去。”说罢便扬长而去。

周荣祖看着这两个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家伙，想起自己所受的欺侮和委屈，想起自己的亲生儿子长寿，不禁伤心地哭了。他挽着张氏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俺的长寿儿呀！俺就是与你相见，也不会这样凄惶哟！这两个公子哥儿，他明明欺负俺两个老的无人侍养。俺的长寿儿呀，你要是在我们身边，也该和他一样大了。”说到这，他长长叹了口气，“唉，如今二十年过去，即使他长成了大人，也不会认得他的亲爹娘了！婆婆，俺们还有什么想头哟！”说着，又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两个老人就这么一路哭着，一路颤巍巍地走下山去了。

七、物归原主，长寿还姓周

两个老人一路乞讨着，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店小二的酒店门口。突然，张氏觉得心口一阵一阵的剧疼，一下子缩到了地下。

“婆婆，你怎么了？”周荣祖急忙问。

“老头，我一阵急心疼，你快到哪里讨一杯酒来给我吃。”张氏呻吟着说。

“好，你等着。这里就是一家酒店，我去向小二哥讨盅酒来你吃。”说着便疾步走到了店门口，喊道：“哥哥，俺这婆婆害急心疼，哥哥行行好，叫化一盅儿酒吧。”

小二今日生意还没有开张，见来了一个叫化的，有些不大高兴，便支吾说：“老人家，你婆婆害急心疼么？对面那一家药铺有治急心疼的药，专门施舍急难病人，不收钱的。你去向他讨一剂吧。”

周荣祖说：“真的么？那谢谢哥哥了！”便真的朝街对面那家药铺走去。

这家药铺的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以前贾仁的帐房先生陈德甫。前几年，陈德甫觉得自己年龄老了，常常头昏眼花、精神疲惫，便主动向贾仁辞了帐房之

职，自己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药铺，也不为赚钱，专门施舍那些害急难病症的人。虽然是以行善施舍为主，但也有些医好了的病人，主动来酬谢他一些药钱，因而陈德甫的药铺也还不曾亏本，能够维持下去。这天，他正好打开了店门，刚坐下不久，便见一个大爷扶着一个缩成一团的老婆婆走上门来了。那大爷上前来向他施了个礼，哀求说：

“先生可怜可怜吧！我那婆婆害急心疼，听说先生这儿有专治这种病的好药，老汉不揣冒昧，求先生施舍一付，救救我那婆婆吧！”说着又弯下腰去连连作揖不止。

陈德甫忙拉住他，热情地说：“老人家免礼。有药有药。”说着便取了一付药递给周荣祖，“快把这付药给你那婆婆吃下去，保准药到病除，即刻就好。我也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我传名。我叫陈德甫。”

周荣祖接过药，感激地说：“多谢了，先生。先生叫做陈德甫，陈德甫……”他边往回走边念叨着这个名字，“婆婆，陈德甫这个名儿好耳熟啊？”

张氏服下药丸，顿时觉得心疼减轻了许多。还是她记性好，想了起来，说：“老头，俺们二十年前卖孩儿时在中间做保人的，不就是陈德甫么？”

周荣祖一拍大腿，激动地说：“哦，正是他，正是他！我过去认认他去！”他兴冲冲地几步回到柜台前，看着满头白发的陈德甫，声音低沉地说：

“陈德甫先生，原来你也这样苍老了啊！”

陈德甫抬起头看了看他，瞪着两只疑惑的大眼睛，心里说：“这老头怕我要他的钱呢，就来冒充老熟人了！”

周荣祖见对方没有认出自己，又说：“陈德甫先生，您真的不认得我了？”

陈德甫看着这个乞丐似的老头，还是想不起来，便问道：“老哥，你是哪里人氏？姓甚名谁？你怎么认得我的？”

周荣祖说：“陈先生，二十年前，曾在这里卖了一个小孩，您可还记得么？”

陈德甫恍然大悟，激动地说：“你莫不就是那个卖儿子的周秀才么？”

“可不是咋的！我们一直记着你这个大好人的名字哩！”

“你还记得是我打发了你两贯钱么？”

“记得，记得！便到死也记得。”

停了一下，陈德甫又说：“秀才，你该高兴呀！你那长寿孩儿，如今已长大成人了。”

“那位狠心的员外怎么样了？”

“老员外已经过世了。”

“死得好！死得好！打我孩儿的那个婆子还在么？”

“那婆婆在员外之前就死了。”

“死得好！死得好！”周荣祖恨犹未解，还在气呼呼地骂着，“哼！他当初用两贯钱强买俺的孩儿，还要与我算饭钱哩！真是假仁假义，丧尽天良。哼！老天有眼，如今他也遭了报应了！”

骂过一阵之后，周荣祖觉得心头的恨稍微解了一点，便又问道：“陈先生，俺那长寿孩儿还好么？”

陈德甫说：“贾员外的万贯家财，如今都是你的孩儿长寿掌管着，别人都叫他做小员外哩。”

周荣祖央求着说：“陈先生，求您方便方便，叫俺那孩儿来与俺相见一面，可好么？”

陈德甫爽快地说：“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这就去找他。”

真是无巧不成书。陈德甫正要出门去找贾长寿，贾长寿自己就找上门来了。一见到陈德甫，他便说：“叔叔，我来看看您。”

陈德甫喜滋滋地说：“小员外，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去呢。小员外，恭喜你！”

贾长寿莫名其妙，睁大两眼疑惑地问道：“叔叔，我喜从何来？”

陈德甫拉着贾长寿的手，深情地说：“小员外，你过来。我如今把真情都告诉你吧：你当初本不是贾老员外的儿子，你的亲生父亲是周秀才。二十年前，你父亲因无钱度日，养活不起你，便由我做保人，将你卖与贾员外为儿。你今日已长大成人了，如今你的亲生父母都在这里，要与你相见哩。”陈德甫说着说着，声音哽咽起来，喃喃自语道：“我说这些做什么！二十年来一直把你瞒着，老夫今日说起来也心里酸酸的。可怜你的亲生父母忍饥受寒，你还直把他们当作陌生的过路人一般！”他揉了揉眼睛，又拉着贾长寿的手走到周荣祖与张氏面前，“这两个，就是你的亲生父亲母亲，你快拜过他们！”

贾长寿看着这两个老乞丐，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看了看陈德甫，又看看两个老人，不肯相信地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不不不，东岳爷爷，在泰安神州庙，我打的不就是这个老头吗？”他不知所措，缩着身子直往后退。

与此同时，周荣祖夫妇也认出了这个昨日打他们的人。周荣祖说：“婆婆，在泰安神州庙打我们的，不正是这小子么？”

张氏说：“正是他！他叫着什么钱舍哩！”

周荣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曾经凶狠地欺负、殴打自己的恶少意是自己的亲儿子！他走到陈德甫面前，严肃地问道：“陈先生，这真是我的儿子么？”

陈德甫不解地说：“是呀，这还会有错么？”

周荣祖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往日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全变成了透骨的悲痛与怒恨，他以手击额，嚎啕着说："哎哟哟，我的命好苦哟，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来！"忽然，他又猛地站了起来，揪住贾长寿的衣领，严厉地怒吼着，"你这殴打亲爷的狗东西，你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欺负你的老爹老娘！你真是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啊！"说着又嚎啕起来。

贾长寿缩着身子，嗫嚅着说："我，我实在是不认得你呀。"

周荣祖愤怒地喝斥道："住口！不认得我，不认得我，你就该仗势欺人、殴打老人么?!"

陈德甫看了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周荣祖道："老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为何你们父子相见却象仇人似的?"

周荣祖的心情如怒涛滚滚，难以平静。他像没有听见陈德甫的话似的，气呼呼地说："我告他去！"

陈德甫又转过身去问贾长寿："小员外，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贾长寿把陈德甫拉到一边，悄悄将昨日在泰安神州庙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末了他说："叔叔，他如今要到官府去告我，说儿子打老子。我想不如给他些东西，买通他别告了吧。"

陈德甫边听边点着头说："哦，是这么回事。难怪他生这么大的气，不认你这个亲儿子！不过，你要给他什么东西?"

贾长寿从袖兜里摸出一匣子不曾开过封的银子，说："我给他这个，只买他一个不言语。"

"你是说叫他不要去告官?"

"对！他要是不去告我，我便将这一匣银子都予他；他要是一定要去告我的话，我拚着将这一匣银子送到官府去上下打点，我也不见得就输给他。叔叔，请你跟他说说去。"

陈德甫二话没说，接过匣子，走到周荣祖面前，将贾长寿的话一五一十跟他说了，末了说："两种办法，你们挑吧。"

周荣祖看着陈德甫手里的匣子，伸过手去接了过来，顿时心头之气便消了许多，对张氏说："婆婆，孩儿在泰安神州庙打俺的时节，他也真是不认得俺。"

张氏用手指戳了一下周荣祖的额头，没好气地说："你这个见钱眼开的老鬼！"

周荣祖见老伴同意了，忙说："快拿钥匙来，等我开了这锁，看这银子是真是假。"

贾长寿将钥匙递给他，他打开锁，取出一块银子，贴在眼前仔细打量着，掂

量着。突然，他失声惊喊道："婆婆，你看，这银子上凿着'周奉记'三字哩。周奉记，这银子不是俺自家的么？"

陈德甫吃惊地问："怎么便是你自家的？"

周荣祖说："俺的祖公公就叫周奉记哩。"他欣喜若狂，"哈哈"大笑，"贾员外，贾员外，亏了你二十年用心替我掌管钥匙，看守俺祖上的钱财！"

这时，街对面的店小二听说贾小员外认了自己的亲爹亲娘，忙走过来看热闹。他朝周荣祖施了个礼，说："老哥，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可好了么？"

周荣祖说："多谢哥哥关心，俺婆婆早已好了。小二哥，想起二十年前，也是在你店里，你不是舍给我三盅儿酒吃么？"

小二说："小人没记性，这远年的陈帐都已忘了。"

周荣祖将长寿拉到自己怀里，说："孩儿，你听我说，陈德甫先生二十年前曾为卖你打发了俺两贯钱，俺如今拿这两个银子谢他。"

陈德甫忙推辞说："不不不，我当初只是两贯钱，如今怎么好要你两个银子？贾老员外一生爱钱，我在他家里干了十几年也不曾赚到这么多工钱。这个老夫决不敢当！"

周荣祖说："陈先生，若不是您当日肯施恩，我与婆婆两个早已埋尸雪中了。您这两贯钱我们一直念念不忘，只恐今生今世报答不了您这位大恩大德的大好人，您又何必苦苦推辞呢？"说着硬将两个银子塞到了陈德甫手里。

陈德甫感激不尽地说："多谢了，老员外！"

周荣祖又走到店小二面前，说："卖酒的哥哥，当年我吃了您三盅儿热酒，一直无以为报，如今还您一个银子。"

小二忙说："三盅酒值得了几文钱？我卖了一生的酒，也没赚过这样厚的利。这个小人也不敢受。"

周荣祖抓住小二的手，硬将一个银子塞给他，诚心诚意地说："小二哥，难得你这做小本经营的人，能有这么大的度量，仗义施舍，怜饥惜寒。我如今这一个银子，就酬谢您当日的三盅儿热酒，也见得我周荣祖有情有义，不忘旧恩。请您一定要收下！"

小二眼眶已噙满了泪花，声音颤抖地说："多谢老员外赏赐！"

周荣祖把那个匣子递给长寿，说："孩儿，这剩余的银子，你给我都散发给那些贫穷孤苦、缺衣少食的人。"

周长寿不解地问："父亲，这是为何？"

周荣祖感慨地说："因为俺这二十年来一直在骂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们啊！"

张氏也早已在一旁惊喜得热泪盈眶。但毕竟还是女人家心细，猛然想起来

说："老头，孩儿，我们一家人快到泰安神州烧香拜谢神灵去！"

周长寿忙挽着爹娘的手，朝泰安神州庙方向走去。周荣祖边走边"哈哈"大笑，发疯似地大叫着说：

"贾员外，贾员外！我周荣祖感谢你呀！感谢你替我养大了孩儿，感谢你替我看好了家财！哈哈哈……"

这正是：

穷秀才卖嫡亲儿男，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剧作者小传

郑廷玉也作庭玉，彰德（今河南安阳）人，约元宪宗元年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著有杂剧二十三种，现存《看钱奴》、《后庭花》、《楚昭公》、《金凤钗》、《忍字记》等剧。

戏剧原文

楔　子

〔正末扮周荣祖同旦儿张氏、徕儿上，云〕小人汴梁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浑家张氏。孩儿长寿。小生先世广有家财。因祖父周奉记敬重释门，起盖一所佛院；每日看经念佛，祈保平安。至我父亲，一心只做人家。为修理宅舍，这木石砖瓦，无处取办，遂将那所佛院尽毁废了。比及宅舍工完，我父亲得了一病，百般的医药无效，人皆以为不信佛教之过。我父亲亡后，家私里外，都是小生掌把。小生学成满腹诗书，现今黄榜招贤，开放选场。大嫂，我待要应举走一遭去，你意下如何？〔旦儿云〕秀才，不知好着俺领了长寿孩儿，一路同去么？〔正末云〕这也使的。大嫂，有俺那祖财，携带不去，且埋在后面墙下；房廊屋舍，着行钱看守着。俺和你带了孩儿，上朝取应去。但得一官半职，改换家门，可不好也！〔旦儿云〕既如此，便当收拾行李，随你同去则个。〔正末云〕大嫂，想俺祖上信佛，俺父亲偏不信佛，到今日都有报应也呵！〔唱〕

【仙吕・赏花时】也曾将释典儒宗细讲习，无非是积善修心为第一。则俺这家豪富祖先积，他为甚施仁布德，也则要博一个孝子和贤妻。

【幺篇】可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举意之前悔后迟。空内有神祇。〔带云〕俺父亲呵，〔唱〕不合兴心儿拆毁。今日个客路里怨他谁！〔同下〕

第一折

〔外扮灵派侯，领鬼力上，诗云〕赫奕丹青庙貌隆，天分五岳镇西东。时人不识阴功大，但看香烟散满空。吾神乃东岳殿前灵派侯是也。想东岳泰山者，乃群仙之祖，万峰之尊，天

地之孙，神灵之祚，在于兖州地方。古有金轮皇帝，妻乃弥轮仙女，夜梦吞二日，觉而有孕。所生二子，长曰金虹氏，次曰金蝉氏。金虹氏乃东岳圣帝是也。圣帝在长白山有功，封为古岁太岳真人，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帅，管十八地狱，七十四司生死之期。自唐虞三代历秦汉以来，有都天府君之位。在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初一日，封为东岳之神。至开元十三年，加为天齐王。宋真宗朝封为东岳天齐大生神圣帝。这的是天地循环，周而复始，便好道：不孝谩烧千束纸，亏心空爇万炉香。神灵本是正直做，不受人间枉法赃。如今阳世有一人，乃是贾仁。此人在吾神庙中埋天怨地，告诉神明，只说不怜愍他。想他今日必然又来告诉，吾神自有个显应。这早晚敢待来也！〔净扮贾仁上，诗云〕又无房舍又无田，每日城南窑里眠。一般带眼安眉汉，何事手中偏没钱？小可曹州人氏贾仁的便是。幼年间父母双亡，别无甚亲眷，则我单身独自。人见我十分过的艰难，都唤我做穷贾儿。想人生世间，有那等富贵奢华，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偏贾仁吃了那早起的，无那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炙地卧，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可也是一世人。天那！你也睁开眼波，兀的不穷杀贾仁也！我每日家不会做什么营生，则是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垒工生活度日，到晚来在那破瓦窑中安身。今日替人家打着一堵儿墙，打起半堵儿，只为气力不加，还有半堵儿墙不曾打的。我如今困乏了，且歇一歇。这里有一所东岳灵派侯庙，我去那庙中诉我这苦楚去。天那，兀的不穷杀贾仁也！〔做到庙跪科，云〕我也无那香，只是捻土为香，祷告神灵可怜见。小人是贾仁，想有那等骑鞍压马，穿罗着锦，吃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贾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穷杀贾仁也！上圣，但有些小富贵，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则是圣贤可怜见我。说话中间，觉得身体有些困倦，我且在这屋檐下暂时歇息咱。〔做睡倒科〕〔灵派侯云〕鬼力，与我摄过贾仁来者！〔问云〕兀那贾仁，你为何在吾神庙中埋天怨地，怪恨俺神灵，你主何缘故？〔贾仁做拜科，云〕上圣可怜见，小人怎敢埋天怨地。我想贾仁生于人世之间，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穷杀贾仁也！上圣可怜见，但与我些小衣禄食禄，我贾仁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上圣，则是可怜见咱。〔灵派侯云〕这桩可是增福神该管。鬼力，与我唤的增福神来者。〔正末扮增福神上，云〕小圣增福神是也。掌管人间生死、贵贱、高下六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七十四司。我想尘世人心性迷痴，不知为善。只看那奈河潺潺，金桥之上并无一人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这等人轻视贫乏，不恤鳏寡，天生下、一种奸猾，将神鬼都瞒唬。

〔正末云〕常言道："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信有之也！〔唱〕

【混江龙】你休要虚贪声价，但存的那心田一寸种根芽。不肯道甘贫守分，都则待侥幸成家。自拿着杀子杀孙笑里刀，怎留的好儿好女眼前花。你则看那阳间之事，正和俺阴府无差。明明折挫，暗暗消乏。这等人动则是忘人恩、背人义、昧人心，管什么败风俗、杀风景、伤风化！怎能勾长享着肥羊法酒、异锦轻纱？

〔做见科，云〕上圣呼唤小神，有何法旨？〔灵派侯云〕今阳世间有一贾仁，每日在吾庙中埋天怨地，怪恨俺神灵。你与我问他去。〔正末云〕理会的。〔做问科，云〕兀那贾仁，是你怪恨俺这神灵来么？〔贾仁云〕上圣可怜见，俺贾仁怎敢怪恨您这神灵。我则说世上有那等富贵的人，有衣穿，有食吃，又有钱钞使，他也是一个人。偏我贾仁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兀的不穷杀贾仁也！则怨我小人的命薄，怎敢埋天怨地？上圣可怜见，但与我些小衣禄食禄，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上圣，则是可怜见咱。〔正末云〕噤声。〔回云〕上圣，此人平日之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杀生害命，当受冻饿而死。上圣管他做什么！〔灵派侯云〕尊神，则怕注的他这衣禄食禄差了么？〔正末唱〕

【油葫芦】那一个红脸儿的阎王不是耍，捏胎儿依正法，则他注生的分数几曾差。这等人向官员财主里难安插，好去那驴骡狗马里刚投下；又不曾将他去油锅里炸，又不曾将他去剑树上杀。据着那阿鼻地狱天来大，但得个人身体便可也不亏他。

〔灵派侯云〕尊神，论此等人在世，不知怎生贪财好贿，害众成家也。〔正末唱〕

【天下乐】这等人何足人间挂齿牙。他前世里奢华，那一片贪财心没命煞，则他油锅内见钱也去挝。富了他这一辈人，穷了他那数百家。今世里受贫穷还报他。

〔贾仁云〕上圣休听增福神说，念小人不是这样人，也是个看经念费，吃斋把素，行善事的人。上圣怎生可怜见，与小人些小富贵，可也好也！〔正末云〕你这厮平昔之间，扭曲作直，抛撒五谷，伤残物命，害众成家；你怎生能勾发迹那？〔灵派侯云〕尊神，此人前生抛撒净水，作贱五谷。既然这等，今世冻死饿死，也不为过。〔正末唱〕

【那吒令】你前世里造下，今世里折罚。前世里狡猾，今世里叫花。前世里抛撒，今世里饿杀。〔贾仁云〕我平昔间也是个敬天地，尊法度，和弟兄，睦六亲，信佛法，礼三光，孝父母，不偷盗。我是个心慈好善的人，现如今吃长斋哩！上圣，但与我些小富贵，我做本分营生买卖去也。〔正末唱〕**你使的是造恶心，但说的是亏心话，不肯做本分生涯。**

〔灵派侯云〕正是“亏心折尽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贫。”吾神自有点检，怎瞒的过也。〔正末唱〕

【鹊踏枝】亏心也尽由他，造恶也怎瞒咱。上面有湛湛青天，下面有漫漫黄沙。请上圣鉴察，枉将他救拔，俺可便管他甚贫富穷达。

〔贾仁云〕上圣，我爷娘在时，也还奉养他好好的。从亡化之后，不知什么缘故，颠倒一日穷一日了。我也在爷娘坟上烧钱烈纸，浇茶奠酒；我这泪珠儿至今不曾干，至是一个孝顺的人。〔正末云〕噤声。〔唱〕

【寄生草】你爷娘在生时常忧饭，死了也奠甚茶？则您那泪珠儿滴尽空潇洒，灌了些浆水饭那里肯道停时霎，巴的那纸钱灰烧过无牵挂。你可便灌了那百壶浆

也湿不透墓门前，浇的那千盅茶怎流得到黄泉下？

〔灵派侯云〕尊神，这等穷儿乍富，瞒心昧己，欺天诳地，只要损别人安自己；正是一世儿不能勾发迹的。〔正末唱〕

【六幺序】这人没钱时无些话，才的有便说夸，打扮似大户豪家。你看他耸起肩胛，迸定鼻凹，没半点和气谦洽。每日在长街市上把青骢跨，只待要弄柳拈花，马儿上扭捏着身子儿诈，做出那般般样势，种种村沙！

【幺篇】则说街狭，更嫌人杂。把玉勒牢拿，玉鞭忙加，撺行花踏，喧喧哗哗，问什么先达；那肯道攀鞍下马，直将穷民来傲慢杀。〔贾仁云〕上圣，我贾仁不是这等人。你但与我些小富贵，我也会和街坊，敬邻里，识尊卑，知上下。只愿上圣可怜见咱。〔正末唱〕他虽则消乏，也是你邻家，须索将礼数酬答。则你那自尊自贵无高下，真乃是井底鸣蛙。似这等待穷民肚量些儿大，则你那酸寒乞俭，怎消得富贵荣华！

〔灵派侯云〕尊神，据着贾仁埋天怨地，正当冻死饿死，便好道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吾等体上帝好生之德，权且与他些福力咱。〔正末云〕既如此，待小圣看去波。〔做看科，云〕上圣，据着这厮正当冻死饿死。今奉上圣法旨，权且借些福力与他。看的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他家福力所积，阴功三辈。为他一念差池，合受折罚。我如今将那家的福力，权且借与他二十年，待到二十年后，着他双手儿交还本主便了。〔灵派侯云〕这个使的。〔正末云〕兀那贾仁。〔贾仁做应科〕〔正末云〕你本当冻死饿死，上圣可怜见，借与你些福力。今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所积阴功三辈。只因一念差池，合受折罚。我如今将那家福力权且借与你二十年，待到二十年后，你两只手儿交付还他那本主。你记者：比及你去呵，索钱的可早等着你也。〔贾仁做拜谢科，云〕谢上圣济拔之恩，我便做财主去也。〔正末云〕噤声。〔唱〕

【赚煞】则你这成家子未安身，那一个破家鬼先生下。〔贾仁云〕我若做了财主呵，穿一架子好衣服，骑着一匹好马，去那三山骨上赠上他一鞭，那马不刺刺，〔正末云〕做什么？〔贾仁云〕没，我则这般道。〔正末做笑科，唱〕我则是借与你那钱龙儿入家，有限次的光阴你权掌把。〔贾仁云〕上圣可怜见，不知借与我几十年？〔正末唱〕我则是借与你二十年仍旧还他。〔贾仁云〕上圣，怎么可怜见，则借得小人二十年。左右是个小字儿，高处再添上一画，借的我三十年，可也好也？〔正末云〕噤声！这厮还不足哩！〔唱〕你还待告增加，怎知这祸福无差；贫和富都是前缘非浪假，为什么桃花向三月奋发，菊花向九秋开罢？〔带云〕你道为什么那？〔唱〕也则为这天公不放一时花。

〔灵派侯云〕兀那贾仁，据着你正当冻死饿死，吾神体上帝好生之德，权且借与你二十年福力，二十年之后，交还与那本主。便好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不如蒿草。神明若不报应，积善不如作恶。莫瞒天地莫瞒心，心不瞒时祸不侵；十二时中行好事，灾星变做福星临。〔做挥手科，云〕贾仁，你休推睡里梦里。〔并下〕〔贾仁做醒科，云〕哎呀，一觉好睡也，原来是南柯一梦。恰才上圣分明的对我

说，曹州曹南周家庄上的福力，借与我二十年，我如今便做财主。财主也，知他在那里？便好道“梦是心头想”，信他做什么！还有半堵墙儿不曾打的哩，我可去打那半堵墙儿去。天那，兀的不穷杀贾仁也！〔下〕

第二折

〔外扮陈德甫上，诗云〕耕牛无宿料，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小可姓陈，双名德甫，乃本处曹州曹南人氏。幼年间攻习诗书，颇亲文墨；不幸父母双亡，家道艰难，因此将儒业废弃，与人家做个门馆先生，度其日月。此处有一人是贾老员外，有万贯家财，鸦飞不过的田产物业。油磨坊、解典库、金银珠翠、绫罗缎疋，不知其数。他是个巨富的财主。这里可也无人，一了他一贫如洗，专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垒工生活，常是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人都叫他做穷贾儿。也不知他福分生在那里，这几年间暴富起来，做下泼天也似家私。只是那员外虽然做个财主，争奈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自己东西舍不的与人，若与人呵，就心疼杀了也。小可今日正在他家坐馆，这馆也不是教学的馆，无过在他解典库里上些帐目。那员外空有家私，寸男尺女皆无。数次家常与小可说：“街市上但遇着卖的，或男或女，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小可已曾分付了店小二，着他打听着，但有呵便报我知道。今日无甚事，到解典库中看看去。〔下〕〔净扮店小二上，诗云〕酒店门前三尺布，人来人往图主顾。做下好酒一百缸，倒有九十九缸似头醋。自家店小二的便是。俺这酒店是贾员外的。他家有个门馆先生，叫做陈德甫，三五日来算一遭帐。今日下着这般大雪，我做了一缸新酒，不供养过不敢卖，待我供养上三杯酒。〔做供酒科，云〕招财利市土地，俺这酒一缸胜似一缸。俺将这酒帘儿挂上，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周荣祖领旦儿，徕儿上，云〕小生周荣祖，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浑家张氏，孩儿长寿。自应举去后，命运未通，功名不遂，这也罢了！岂知到的家来，事事不如意，连我祖遗家财，埋在墙下的，都被人盗去。从此衣食艰难，只得领了三口儿去洛阳探亲，图他救济；偏生这等时运，不遇而回。正值暮冬天道，下着连日大雪，这途路上好苦楚也呵！〔旦儿云〕秀才，似这等大风大雪，俺每行动些儿。〔徕儿云〕爹爹，冻饿杀我也。〔正末唱〕

【正宫·端正好】赤紧的路难通，俺可也家何在？休道是乾坤老山也头白。似这等冻云万里无边届，肯分的俺三口儿离乡外。

〔带云〕大嫂，你看好大雪也。〔唱〕

【滚绣球】是谁人碾琼瑶往下筛，是谁人剪冰花迷眼界？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妆就殿阁楼台。〔带云〕似这雪呵，〔唱〕便有那韩退之蓝关前冷怎当，便有那孟浩然驴背上也跌下来。〔带云〕似这雪呵，〔唱〕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访戴，则俺这三口儿兀的不冻倒尘埃。〔做寒战科，带云〕勿勿勿！〔唱〕眼见

的一家受尽千般苦，可什么十谒朱门九不开，委实难挨。

〔旦儿云〕秀才，似这般风又大，雪又紧，俺且去那里避一避，可也好也。〔正末云〕大嫂，俺到那酒务儿里避雪去来。〔做见科，云〕哥哥支揖。〔店小二云〕请家里坐吃酒去。秀才，你那里人氏？〔正末云〕哥哥，我那得那钱来买酒吃！小生是个穷秀才，三口儿探亲去来，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无衣，肚里无食，一径的来这里避一避儿。哥哥，怎生可怜见咱。〔店小二云〕那一个顶着房子走哩，你们且进来避一避儿。〔正末做同进科，云〕大嫂，你看这雪越下的紧了也。〔唱〕

【倘秀才】饿的我肚里饥失魂丧魄，冻的我身上冷无颜落色。这雪呵，偏向俺穷汉身边乱洒来。〔带云〕大嫂，〔唱〕你看雪深埋脚面，风紧透人怀。我忙将这孩儿的手揣。

〔店小二做叹科，云〕你看这三口儿，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偌大的风雪，到俺店肆中避避。那里不是积福处，我早晨间供养的利市酒三盅儿，我与那秀才盅吃。兀那秀才，俺与你盅酒吃。〔正末云〕哥哥，我那里得那钱钞来买酒吃！〔店小二云〕俺不要你钱钞。我见你身上单寒，与你盅酒吃。〔正末云〕哥哥说不要小生钱，则这等与我盅酒吃，多谢了哥哥。〔做吃酒科，云〕好酒也。〔唱〕

【滚绣球】见哥哥酒斟着磁盏台，香浓也胜琥珀。哥哥也你莫不道小人现钱多卖，问什么新酿茅柴。〔带云〕这酒呵，〔唱〕赛中山宿酝开，笑兰陵高价抬，不枉了唤做那凤城春色。〔带云〕我饮一杯呵，〔唱〕恰便似重添上一件绵胎。〔带云〕这雪呵，〔唱〕似千团柳絮随风舞。〔带云〕我恰才咽下这杯酒去呵，〔唱〕可又早两朵桃花上脸来，便觉的和气开怀。

〔旦儿云〕秀才，恰才谁与你酒吃来？〔正末云〕是那卖酒的哥哥，见我身上单寒，可怜见我，与了我盅酒吃。〔旦儿云〕我这一会儿身上寒冷不过，你怎生问那卖酒的讨一盅酒儿与我吃，可也好也。〔正末云〕大嫂，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问他讨酒吃。〔做对店小二揖科，云〕哥哥，我那浑家问我那里吃酒来，我便道："卖酒的哥哥见我身上单寒，与了我一盅酒儿吃。"他便道："我身上冷不过，怎生再讨得半盅酒儿吃，可也好也。"〔店小二云〕你娘子也要盅酒吃，来来来，俺舍这盅酒儿与你娘子吃罢。〔正末云〕多谢了哥哥。大嫂，我讨了一盅酒来，你吃，你吃。〔徕儿云〕爹爹，我也要吃一盅。〔正末云〕儿也，你着我怎生问他讨那！〔又做揖科，云〕哥哥，我那孩儿道："爹爹，你那里得这酒与奶奶吃来？"我便道："那卖酒的哥哥又与了我一盅儿吃。"我那孩儿便道："怎生再讨的一盅儿我吃，可也好也。"〔店小二云〕这等，你一发搬在俺家中住罢。〔正末云〕哥哥，那里不是积福处！〔店小二云〕来来来，俺再与你这一盅儿酒。〔正末云〕多谢了哥哥。孩儿，你吃，你吃。〔店小二云〕比及你这等贫呵，把这小的儿与了人家可不好？〔正末云〕我怕不肯？但未知我那浑家心里何如。〔店小二云〕你和你那娘子商量去。〔正末云〕大嫂，恰才那卖酒的哥哥道："似你这等饥寒，将你那孩儿与了人可不好？"〔旦儿云〕若与了人，倒也强似冻饿死了。只要那一份人家养的活，便与他去罢。〔正末做见店小二云〕哥哥，俺浑家肯把这个小的与了人家

也。〔店小二云〕秀才，你真个要与人？〔正末云〕是，与了人罢。〔店小二云〕我这里有个财主要，我如今领你去。〔正末云〕他家里有儿子么？〔店小二云〕他家儿女并没一个儿哩。〔正末唱〕

【倘秀才】卖与个有儿女的是孩儿命衰，卖与个无子嗣的是孩儿大采，撞着个有道理的爹娘呵，是孩儿修福来。〔带云〕哥哥，〔唱〕**你救孩儿一身苦，强似把万僧斋。越显的你个哥哥敬客。**

〔店小二云〕既是这等，你两口儿则在这里，我叫那买孩儿的人来。〔做向古门叫科，云〕陈先生在家么？〔陈德甫上，云〕店小二，你唤我做什么？〔店小二云〕你前日分付我的事，如今有个秀才，要卖他小的，你看去。〔陈德甫云〕在那里？〔店小二云〕则这个便是。〔陈德甫做看科，云〕是一个有福的孩儿也。〔正末云〕先生支揖。〔陈德甫云〕君子恕罪。敢问秀才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何就肯卖了这孩儿？〔正末云〕小生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因家业凋零，无钱使用，将自己亲儿情愿过房与人为儿。先生，你可作成小生咱。〔陈德甫云〕兀那君子，我不要这孩儿，这里有个贾老员外，他寸男尺女皆无，若是要了你这孩儿，他有泼天也似家缘家计，久后都是你这孩儿的。你跟将我来。〔正末云〕不知在那里住，我跟将哥哥去。〔携旦儿同徕儿下〕〔店小二云〕他三口儿跟的陈先生去了也。待我收拾了铺面，也到员外家看看去。〔下〕〔贾仁同卜儿上，云〕兀的不富贵杀我也。常言道人有七贫八富，信有之也。自家贾老员外的便是。这里也无人，自从与那一份人家打墙，刨出一石槽金银来，那主人家也不知道，都被我悄悄的搬运家来，盖起这房廊、屋舍、解典库、粉房、磨房、油房、酒房，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长将起来。我如今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那一个敢叫我做穷贾儿，皆以员外呼之。但是一件，自从有这家私，娶的个浑家也有好几年了，争奈寸男尺女皆无，空有那鸦飞不过的田产，教把那一个承领！〔做叹科，云〕我平昔间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我可不知怎生来这么悭吝苦克。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同挑我一条筋相似。如今又有一等人叫我做悭贾儿，这也不必题起。我这解典库里有一个门馆先生，叫做陈德甫，他替我家收钱举债。我数番家分付他，或儿或女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卜儿云〕员外，你既分付了他，必然访得来也。〔贾仁云〕今日下着偌大的雪，天气有些寒冷，下次小的每，少少的酾些热酒儿来，则撕只水鸡腿儿来，我与婆婆吃一盅波。〔陈德甫同正末、旦儿、徕儿上，云〕秀才，你且在门首等着。我先过去与员外说知。〔做见科。贾仁云〕陈德甫，我数番家分付你，教你寻一个小的，怎这般不会干事！〔陈德甫云〕员外，且喜有一个小的哩。〔贾仁云〕有在那里？〔陈德甫云〕现在门首。〔贾仁云〕他是个什么人？〔陈德甫云〕他是个穷秀才。〔贾仁云〕秀才便罢了，什么穷秀才！〔陈德甫云〕这个员外，有那个富的来卖儿女那！〔贾仁云〕你教他过来我看。〔陈德甫出云〕兀那秀才，你过去把体面见员外者。〔正末做揖科，云〕先生，你须是多与我些钱钞。〔陈德甫云〕你要的他多少？这事都在我身上。〔正末云〕大嫂，你看着孩儿，我见员外去也。〔做入见科，云〕员外支揖。〔贾仁云〕兀那秀才，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正末云〕小生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贾仁云〕住了。我两个眼里偏生见不的这穷厮。陈德甫，你且着他靠后些，饿虱子满屋飞哩。〔陈德甫云〕秀才，你依着员外靠后些。他那有钱的是

这等性儿。〔正末做出科，云〕大嫂，俺这穷的好不气长也！〔贾仁云〕陈德甫，咱要买他这小的，也索要立一纸文书。〔陈德甫云〕你打个稿儿。〔贾仁云〕我说与你写。立文书人周秀才，因为无钱使用，口食不敷，难以度日，情愿将自己亲儿某人，年几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陈德甫云〕谁不知你有钱，只叫员外勾了，又要那“财主”两字做什么？〔贾仁云〕陈德甫，是你抬举我哩？我不是财主，难道叫我穷汉？〔陈德甫云〕是是是，财主财主。〔贾仁云〕那文书后头写道：“当日三面言定，付价多少。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恐后无凭，立此文书，永远为照。〔陈德甫云〕是了，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他这正钱可是多少？〔贾仁云〕这个你莫要管我。我是个财主，他要的多少，我指甲里弹出来的，他可也吃不了。〔陈德甫云〕是是是，我与那秀才说去。〔做出科，云〕秀才，员外着你立一纸文书哩。〔正末云〕哥哥，可怎生写那？〔陈德甫云〕他与你个稿儿：今有过路周秀才，因为无钱使用，将自己亲儿，年方几岁，情愿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正末云〕先生，这财主两字也不消的上文书。〔陈德甫云〕他要这等写，你就写了罢。〔正末云〕便依着写。〔陈德甫云〕这文书不打紧，有一件要紧，他说后面写着，如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反悔之人。〔正末云〕先生，那反悔的罚宝钞一千贯，我这正钱可是多少？〔陈德甫云〕知他是多少。秀才，你则放心，恰才他也曾说来，他说：我是个巨富的财主，要的多少，他指甲里弹出来的，着你吃不了哩。〔正末云〕先生说的是，将纸笔来。〔旦儿云〕秀才，咱这恩养钱可曾议定多少？你且慢写着。〔正末云〕大嫂，恰才先生不说来，他是个巨富的财主，他那指甲里弹出来的，俺每也吃不了，则管里问他多少怎的。〔唱〕

【滚绣球】我这里急急的研了墨浓，便待要轻轻的下了笔划。〔徕儿云〕爹爹，你写什么哩？〔正末云〕我儿也，我写的是借钱的文书。〔徕儿云〕你说借那一个的？〔正末云〕儿也，我写了可与你说。〔徕儿云〕我知道了也。你在那酒店里商量，你敢要卖了我也！〔正末唱〕**呀！儿也，这是我不得已无如之奈。**〔徕儿做哭科，云〕可知道无奈。则是活便一处活，死便一处死，怎下的卖了我也！〔正末哭云〕呀！儿也，想着俺子父的情呵，〔唱〕**可着我斑管难抬。这孩儿是爷精髓结就胎，是他娘肠肚摘下来。今日将俺这子父情可都撇在九霄云外，则俺这三口儿生扎扎两处分开。**〔旦儿云〕怎下的撇了我这亲儿，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末哭唱〕**做娘的伤心惨惨刀剜腹，做爹的滴血簌簌泪满腮，恰便似郭巨般活把儿埋。**

〔做写科，云〕这文书写就了也。〔陈德甫云〕周秀才，你休烦恼，我将这文书与员外看去。〔做入科，云〕员外，他写了文书也。你看。〔贾仁云〕将来我看，今有立文书人周秀才，因为无钱使用，口食不敷，难以度日，情愿将自己亲儿长寿，年七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写的好，写的好！陈德甫，你则叫那小的过来，我看看咱。〔陈德甫云〕我领过那孩儿来与员外看。〔见正末云〕秀才，员外要看你那孩儿哩。〔正末云〕儿也，你如今过去。他问你姓什么，你说我姓贾。〔徕儿云〕我姓周。〔正末云〕姓贾。〔徕儿云〕便打杀我也则姓周。〔正末哭科，云〕儿也！〔陈德甫云〕我领这孩儿过去，员外，你看好个孩儿也。〔贾仁云〕这小的是好一个孩儿也。我的儿也，你今日到我家里，那街上人问你姓什么，你便道我姓贾。

〔徕儿云〕我姓周。〔贾仁云〕姓贾。〔徕儿云〕我姓周。〔做打科，云〕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坚。婆婆，你问他。〔卜儿云〕好儿也，明日与你做花花袄子穿。有人问你姓什么？你道我姓贾。〔徕儿云〕便做大红袍与我穿，我也则是姓周。〔卜儿打科，云〕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坚的。〔陈德甫云〕他父母不曾去哩，可怎么便下的打他！〔徕儿叫科云〕爹爹，他每打杀我也！〔正末做听科，云〕我那儿怎生这等叫？他可敢打俺孩儿也！〔唱〕

【倘秀才】俺儿也差着一个字千般的见责。〔云〕那员外好狠也！〔唱〕那员外伸着五个指十分的便掴，打的他连耳通红半壁腮。说又不敢高声语，哭又不敢放声来，他则是偷将那泪揩。

【呆骨朵】奶奶可怜见小冤家把你做七世亲娘拜，高抬手饶过这婴孩。我不怕烦恼杀他爷爷，我则怕乞良煞他奶奶。怕有些不周处权耽待，做一床锦被都遮盖。把孩儿姓字从今夜排，交小名儿自来日改。

〔做叫科，云〕陈先生，陈先生，早打发俺每去波。〔陈德甫出见云〕是，我着员外打发你去。〔正末云〕先生，天色渐晚，误了俺途程也。〔陈德甫入见科，云〕员外，且喜且喜，有了儿也。〔贾仁云〕陈德甫，那秀才去了么？改日请你吃茶。〔陈德甫云〕哎呀，他怎么肯去，员外还不曾与他恩养钱哩。〔贾仁云〕什么恩养钱，随他与我些便罢。〔陈德甫云〕这个员外！他为无钱才卖这个小的，怎么倒要他恩养钱那？〔贾仁云〕陈德甫，你好没分晓！他因为无饭的养活儿子，才卖与我。如今要在我家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他倒问我要恩养钱？〔陈德甫云〕好说。他也辛辛苦苦养这小的，与了员外为儿，专等员外与他些恩养钱，做盘缠回家去也。〔贾仁云〕陈德甫，他若不肯，便是反悔之人，你将这小的还他去，教他罚一千贯宝钞来与我。〔陈德甫云〕怎么倒与你一千贯钞！员外，你则与他些恩养钱去。〔贾仁云〕陈德甫，那秀才敢不要，都是你捣鬼？〔陈德甫云〕怎么是我捣鬼？〔贾仁云〕陈德甫，看你的面皮，待我与他些。下次小的每开库。〔陈德甫云〕好了，员外开库哩。周秀才，你这一场富贵不小也。〔贾仁云〕拿来。你兜着，你兜着〔陈德甫云〕我兜着。与他多少？〔贾仁云〕与他一贯钞。〔陈德甫云〕他这等一个孩儿，怎么与他一贯钞？忒少。〔贾仁云〕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的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倒是挑我一条筋也熬了，要打发出这一贯钞，更觉艰难。你则与他去，他是个读书的人，他有个要不要也不见的。〔陈德甫云〕我便依着你，且拿与他去。〔做出见科，云〕秀才你休慌，安排茶饭哩。这个是员外打发你的一贯钞。〔旦儿云〕我几盆儿水洗的孩儿偌大，可怎生与我一贯钞！便买个泥娃娃儿，也买不的。〔正末云〕想我这孩儿呵，〔唱〕

【滚绣球】也曾有三年乳十月胎，似珍珠掌上抬；甚功夫养得他偌大，须不是半路里拾的婴孩。〔做叹科，唱〕我虽是穷秀才，他觑人忒小哉！那些个公平买卖，量这一贯钞值甚钱财！〔带云〕员外，你的意思我也猜着你了。〔陈德甫云〕你猜着甚的？〔正末唱〕他道我贪他香饵终吞钓，我则道留下青山怕没柴。拚的个搠笔巡街。

〔旦儿云〕还了我孩儿，我们去罢。〔陈德甫云〕你且慢些，我见员外去。〔正末云〕天

色晚也，休斗小生耍。〔陈德甫入科，云〕员外，还你这钞。〔贾仁云〕陈德甫，我说他不要么。〔陈德甫云〕他嫌少，他说买个泥娃娃儿也买不的。〔贾仁云〕那泥娃娃儿会吃饭么？〔陈德甫云〕员外，不是这等说，那个养儿女的算饭钱来？〔贾仁云〕陈德甫，也着你做人哩。常言道："有钱不买张口货"，因他养活不过，方才卖与人。我不要他还饭钱也勾了，倒要我的宝钞？我想来，都是你背地里调唆他。我则问你怎么与他钞来？〔陈德甫云〕我说："员外与你钞。"〔贾仁云〕可知他不要哩，你轻看我这钞了。我教与你，你把这钞高高的抬着，道："兀那穷秀才，贾老员外与你宝钞一贯。"〔陈德甫云〕抬的高杀，也则是一贯钞。员外，你则快些打发他去罢。〔贾仁云〕罢罢罢！小的每开库，再拿一贯钞来与他。〔做与钞科〕〔陈德甫云〕员外，你问他买什么东西哩，一贯一贯添。〔贾仁云〕我则是两贯，再也没的添了。〔陈德甫云〕我且拿与他去。〔做出见科，云〕秀才，你放心，员外安排茶饭哩。秀才，那头里是一贯钞，如今又添你一贯钞。〔正末云〕先生，可怎生只与我两贯，我几盆儿水洗的孩儿偌大，先生休斗小生耍。〔陈德甫云〕嗨！这都是领来的不是了！我再见员外去。〔做入科，云〕员外，他不肯。〔贾仁云〕不要闲说，白纸上写着黑字儿哩："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这便是他反悔，你着他拿一千贯钞来。〔陈德甫云〕他有一千贯时，可便不卖这小的了！〔贾仁云〕哦！陈德甫，你是有钱的！你买么？快领了去，着他罚一千贯钞来与我。〔陈德甫云〕员外，你添也不添？〔贾仁云〕不添。〔陈德甫云〕你真个不添？〔贾仁云〕真个不添。〔陈德甫云〕员外，你又不肯添，那秀才又不肯去，教人中间做人也难。便好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罢罢罢！员外，我在你家两个月，该与我两贯饭钱，我如今问员外支过，凑着你这两贯，共成四贯，打发那秀才回去。〔贾仁云〕哦！要支你的饭钱，凑上四贯钱，打发那穷秀才去，这小的还是我的。陈德甫，你原来是个好人。可则一件，你那文簿上写的明白，道陈德甫先借过两个月饭钱，计两贯。〔陈德甫云〕我写的明白了。〔做出见科，云〕来来来。秀才，你可休怪。员外是个悭吝苦克的人，他说一贯也不添。我问他支过两月的馆钱，凑成四贯钞，送与秀才。这的是我替他出了两贯哩。秀才休怪。〔正末云〕这等，可不难为了你？〔陈德甫云〕秀才，你久后则休忘了我陈德甫。〔正末云〕贾员外则与我两贯钱，这两贯是先生替他出的。这等呵，倒是先生资发了小生也。〔唱〕

【倘秀才】如今这有钱的度量呵、做不的三江也那四海，便受用呵、多不到十年五载。我骂你个勒掯穷民狠员外，或是有人家典缎匹，或是有人家当鎲钹，你则待加一倍放解。

〔贾仁做出瞧科，云〕这穷厮还不去哩！〔正末唱〕

【塞鸿秋】快离了他这公孙弘东阁门槐外。〔旦儿云〕秀才，俺今日撇下了孩儿，不知何日再得相见也？〔正末云〕大嫂，去罢。〔唱〕**再休想汉孔融北海开尊待。**〔陈德甫云〕秀才，这两贯钞是我与你的。〔正末云〕先生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唱〕**多谢你范尧夫肯付舟中麦，**〔带云〕那员外呵，〔唱〕**怎不学庞居士预放来生债。**〔贾仁做揪住怒科，云〕这厮骂我，好无礼也。〔正末唱〕**他他他则待掐破我三思台。**〔贾仁做推正末科，云〕你这穷弟子孩儿，还不走哩。〔正末唱〕**他他他可便撅破我天灵盖。**〔贾仁云〕

下次小的每，呼狗来咬这穷弟子孩儿。〔正末做怕科，云〕大嫂，我与你去罢。〔唱〕走走走！早跳出了齐孙膑这一座连环寨。

〔陈德甫云〕秀才休怪，你慢慢的去，休和他一般见识。〔旦儿云〕秀才，俺行动些儿波。〔正末唱〕

【随煞】别人家便当的一周年，下架容赎解，〔带云〕这员外呵，〔唱〕他巴到那五个月，还钱本利该。纳了利从头儿再取索，还了钱文书上厮混赖。似这等无仁义愚浊的却有财，偏着俺有德行聪明的嚼齑菜；这八个字穷通怎的排，则除非天打算日头儿轮到来。发背疔疮是你这富汉的灾，禁口伤寒着你这有钱的害。有一日贼打劫火烧了您院宅，有一日人连累抄没了旧钱债。恁时节合着锅无钱买米柴，忍饥饿街头做乞丐，这才是你家破人亡见天败。〔贾仁云〕你这穷弟子孩儿，还不走哩。〔正末云〕员外，〔唱〕你还这等苦克瞒心骂我来，直待要犯了法遭了刑，你可便恁时节改。〔同旦儿下〕

〔贾仁云〕陈德甫，那厮去了也。他去则去，敢有些怪我？〔陈德甫云〕可知哩。〔贾仁云〕陈德甫，生受你。本待要安排一杯酒致谢，我可也忙，不得工夫。后堂中盒子里有一个烧饼，送与你吃茶罢。〔同下〕

第三折

〔小末扮贾长寿领兴儿上，诗云〕一生衣饭不曾愁，赢得人称贾半州。何事老亲恁善病，教人终日皱眉头。自家贾长寿的便是。父亲是贾老员外，叫做贾仁。母亲亡化已过。靠着祖宗福德，有泼天也似的家缘家计。俺父亲则生的我一个，人口顺都唤我做钱舍。岂知俺父亲他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这等悭吝的紧；俺枉叫做钱舍，不得钱在手里，不曾用的个快活。近日俺父亲染病，不能动止。兴儿，我许下东岳泰安神州烧香去，与俺父亲说知，多将些钱钞，等我去还愿。兴儿，跟着我见父亲去来。〔下〕〔小末同兴儿扶贾仁上，云〕人有四百四病。哎呀，害杀我也。〔做叹科，云〕过日月好疾也！自从买了这个小的，可早二十年光景。我便一文不使，半文不用。这小的他却痴迷愚滥，只图穿吃，看的那钱钞便土块般相似，他可不疼。怎知我多使了一个钱，便心疼杀了我也！〔小末云〕父亲，你可想什么吃那？〔贾仁云〕我儿也，你不知我这病是一口气上得的。我那一日想烧鸭儿吃，我走到街上，那一个店里正烧鸭子，油渌渌的。我推买那鸭子，着实的挝了一把，恰好五个指头挝的全全的。我来到家，我说盛饭来我吃，一碗饭我咂一个指头，四碗饭咂了四个指头。我一会瞌睡上来，就在这板凳上，不想睡着了，被个狗恬了我这一个指头，我着了一口气，就成了这病。罢罢罢！我往常间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我今病重，左右是个死人了，我可也破一破悭，使些钱。我儿，我想豆腐吃哩。〔小末云〕可买几百钱？〔贾仁云〕买一个钱的豆腐。〔小末云〕一个钱只买得半块豆腐，把与那个吃？兴儿，你买一贯钞罢。〔贾仁云〕只买十文钱的豆腐。〔兴

儿云〕他则有五文钱的豆腐，记下帐，明日讨还罢。〔贾仁云〕我儿，你则依着我。〔小末云〕便依着父亲，只买十文钱的来。〔贾仁云〕我儿，恰才见你把十文钱都与那卖豆腐的了。〔小末云〕他还欠着我五文哩，改日再讨。〔贾仁云〕寄着五文，你可问他姓什么？左邻是谁，右邻是谁？〔正末云〕父亲，你要问他邻舍怎的？〔贾仁云〕他假使搬的走了，我这五文钱问谁讨？〔小末云〕直是这等。父亲，你孩儿趁父亲在日，画一轴喜神，着子孙后代供养着。〔贾仁云〕我儿也，画喜神时不要画前面，则画背身儿。〔小末云〕父亲，你说的差了，画前面才是，可怎么画背身的？〔贾仁云〕你那里知道，画匠开光明，又要喜钱。〔小末云〕父亲，你也忒算计了。〔贾仁云〕我儿，我这病觑天远，入地近，多分是死的人了。我儿，你可怎么发送我？〔小末云〕若父亲有些好歹呵，您孩儿买一个好杉木棺材与父亲。〔贾仁云〕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左右是死的人，晓的什么杉木柳木！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尽好发送了！〔小末云〕那喂马槽短，你偌大一个身子，装不下。〔贾仁云〕哦，槽可短，要我这身子短，可也容易。拿斧子来把我这身子拦腰剁做两段，折叠着，可不装下也！我儿也，我嘱付你，那时节不要咱家的斧子，借别人家的斧子剁。〔小末云〕父亲，俺家里有斧子，可怎么问人家借？〔贾仁云〕你那里知道，我的骨头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又得几文钱钢！〔小末云〕直是这等。父亲，您孩儿要上庙与父亲烧香去，与我些钱钞。〔贾仁云〕我儿，你不去烧香罢了。〔小末云〕孩儿许下香愿多时了，怎好不去？〔贾仁云〕哦，你许下愿来，这等，与你一贯钞去。〔小末云〕少。〔贾仁云〕两贯。〔小末云〕少。〔贾仁云〕罢罢罢！与你三贯，可忒多了。我儿，这一桩事要紧，我死之后休忘记讨还那五文钱的豆腐。〔下〕〔兴儿云〕小哥，不要听那老员外。你自去开了库，拿着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钞，我跟着你烧香去来。〔小末云〕兴儿，你说的是。我开了库取了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钞，到庙上烧香去来。〔同兴儿下〕〔净扮庙祝上。诗云〕官清司吏瘦，神灵庙主肥；有人来烧纸，则抢大公鸡。小道是东岳泰安州庙祝。明日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诞辰，多有远方人来烧香。我扫的庙宇干净，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同旦儿上，云〕叫花咱，叫花咱……可怜见俺无捱无倚，无主无靠，卖了亲儿，无人养济。长街市上可有那等舍贫的爹爹奶奶呵！〔唱〕

【商调·集贤宾】我可便区区的步行离了汴梁。〔带云〕这途路好远也！〔唱〕**过了些山隐隐更和这水茫茫，盼了些州城县镇，经了些店道村坊，遥望那东岱岳万丈巅峰，怎不见泰安州四面儿墙匡？**〔云〕婆婆，这前面不是东岳爷爷的庙哩！〔唱〕**这不是仁安殿盖造的接上苍，掩映着紫气红光。正值他春和三月天，**〔带云〕婆婆，〔唱〕**早来到仙阙五云乡。**

【逍遥乐】这的是人间天上，烧的是御赐名香，盖的是那敕修的这庙堂。我则见不断头客旅经商，还口愿百二十行；听的道是儿愿爹爹寿命长，又见那校椅上顶戴着亲娘。我这里千般感叹，万种凄惶，百样思量。

〔带云〕庙官哥哥，俺两口儿一径来还愿的，赶烧灶儿头香，暂借一坨儿田地，与我歇息咱。〔庙祝云〕这老人家好苦恼也。既是还香愿的，我也做些好事，你老两口儿就在这一

塌儿干净处安歇；明日绝早起来，烧了头香去罢。〔正末云〕谢了哥哥。婆婆，我和你在此安歇，明日赶一炷头香咱。〔旦儿云〕佛啰，俺那长寿儿也！〔小末同兴儿上，云〕兴儿，你看这庙上人好不多哩！〔兴儿云〕小哥，咱每来迟，那前面早下的满了也。〔小末云〕天色已晚，我们拣个干净处安歇。兴儿，这搭儿干净处，被两口叫花的倒在这里，你打起那叫花的去。〔兴儿云〕兀那叫花的，你且过一壁。〔正末云〕你是那个？〔兴儿云〕这弟子孩儿，钱舍也不认的。〔做打科〕〔正末云〕哎呀，钱舍打杀我也。〔庙祝云〕这厮无礼，什么钱舍？家有家主，庙有庙主，他老子那里做官来，叫做钱舍？徒弟，拿绳子来绑了他送官去。〔兴儿云〕庙官，你不要闹，我与你一个银子，借这垧儿田地，等俺歇息咱。〔庙祝云〕哦，你与我这个银子，借这里坐一坐；我正骂那老弟子孩儿，你便让钱舍这里坐一坐儿。自家讨打吃！〔正末云〕俺这无钱的好不气长也。〔旦儿云〕老的，咱每依着他那边歇罢。〔正末唱〕

【金菊香】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又不是锦帐罗帏你的卧房，怎这般厮推厮抢赶我在半壁厢。〔兴儿云〕你这老弟子孩儿，口里唠唠叨叨的，还说什么哩？〔正末唱〕**你你你全不顾我这鬓雪鬓霜。**〔云〕你这厮还要打谁？婆婆，你向前着，我不信。〔唱〕**你可敢便打打打打这个八十岁病婆娘？**

〔云〕庙官哥哥，一个什么钱舍，将俺老两口儿赶出来了。〔庙祝云〕他是钱舍，你两个让他些便了。俺明日要早起，自去睡也。〔下〕〔小末云〕你这老弟子孩儿，你告诉那庙官便怎的？我富汉打杀你这穷汉，只当拍杀个苍蝇相似。〔正末唱〕

【醋葫芦】你道是没钱的好受亏，有钱的好使强，你和俺须同村共疃近邻庄。〔兴儿云〕你这叫花的还强嘴哩！〔正末唱〕**俺也是钱里生来钱里长，怎便打的俺一个不知方向，你须不是泰安州官府到此压坛场？**

〔兴儿云〕官便不是官，叫做钱舍。〔正末云〕俺这无钱的好不气长也。〔旦儿云〕老的，你与他争什么，俺每将就在那边歇罢。〔正末唱〕

【梧叶儿】这都是俺前生业，可着俺便今世当，莫不是曾烧着什么断头香？揾不住腮边泪，挠不着心上痒，割不断俺业情肠。〔带云〕哎！〔唱〕**俺那长寿儿也，我端的可便才合眼又早眠思梦想。**

〔贾仁扮魂子上，云〕自家贾仁的便是。那正主儿来了，俺今日着他父子团圆，双手交还了罢。〔做叹科，云〕那小的那里知道是他的老子，这老子那里知道是他的儿子，我与他说知。兀那老子，那个不是你的儿子！〔正末做认科，云〕俺那长寿儿也。〔小末打科〕〔贾仁又上，云〕兀那小的，那个不是你老子！〔小末做叫科，云〕父亲，父亲。〔正末应云〕哎哎哎。〔小末云〕兴儿，与我打这老弟子孩儿。〔兴儿云〕这叫花的好无礼也。〔正末云〕你叫我三声父亲，我应你三声，你怎生打我那？〔唱〕

【后庭花】你不肯冬三月开暖堂，你不肯夏三月舍义浆，则你那情狠身中病，则你那心平便是海上方。您爷呵，休想道得安康，稳情取无人埋葬，泪汪汪甚人来守孝堂，急慌慌为亲爷来献香。我痛杀杀身躯儿无倚仗，他絮叨叨还口愿都是谎。

【柳叶儿】他也似个人模人样，衙一片不本分的心肠。有一朝打在你头直上，天开眼无轻放，天还报有灾殃，稳情取家破人亡。

〔小末云〕天色明了也。兴儿，随俺烧香去来。〔做上香科，云〕东岳爷爷，可怜见俺父亲患病在床，但得神明保祐，指日平安；俺贾长寿情愿烧三年香，望东岳爷爷鉴察咱。〔正末同旦儿打噫科，云〕阿嚏。〔小末云〕则愿俺的父亲无病无痛。〔正末又打嚏科，云〕阿嚏。〔小末云〕则愿俺的父亲无灾无难。〔正末又打嚏科，云〕阿嚏。〔卜儿云〕老的，咱们早些烧香去。〔正末做拜科，云〕东岳爷爷，则愿俺长寿儿无病无痛。〔小末做打嚏科，云〕阿嚏。〔正末云〕则愿俺长寿儿无灾无难。〔小末又做打嚏科，云〕阿嚏。〔正末云〕则愿俺长寿儿早早相见咱。〔小末又做打嚏科，云〕阿嚏。〔兴儿上，云〕阿嚏，阿嚏。〔庙祝上，云〕阿嚏，阿嚏。〔小末云〕兴儿，打那老弟子孩儿。〔兴儿云〕你这叫花的，快走过一边去。〔正末做哭科，云〕俺那长寿儿也，〔唱〕

【高过煞】但得见亲生儿俺可也不似这凄惶。他他他明欺负俺无人侍养。〔做哭科，云〕俺那长寿儿也，〔唱〕想着俺长寿年来，也和他都一般家血气方刚。〔带云〕婆婆，〔唱〕则俺这受苦的糟糠，卖儿呵也合将咱拦当。俺可什么养小防备老，栽树要阴凉。想着俺那忤逆的儿郎，便成人也不认的爷娘。有一日激恼了穹苍，要整顿着纲常，儿呵！你可不怕那五六月的雷声骨碌碌只在半空里响。〔同旦儿下〕

〔小末云〕兴儿，烧罢香也。随俺回家去来。〔同下〕

第四折

〔店小二上，诗云〕不是自家没主顾，争奈酒酸长似醋，这回若是又酸香，不如放倒望竿做豆腐。自家店小二的便是。开开门面，挑起望子，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同旦儿上，云〕婆婆，便烧罢香也，回家去来。〔旦儿云〕老的，俺和你行动些儿咱。〔正末唱〕

【越调·斗鹌鹑】赛五岳灵神，为一人圣慈，总四海神州，受千年祭祀；护百二山河，掌七十四司。献香钱，火醮纸，积善的长生，造恶的便死。

【紫花儿序】一个那颜回短命，一个那盗跖延年，一个那伯道无儿。人都道威灵有验，正直无私。现如今神祠，东岱岳新添一个速报司。大刚来祸无虚至，只要你恶事休行，择其这善者从之。

〔旦儿做心疼科，正末云〕婆婆，你做什么？〔旦儿云〕老的也，我一阵急心疼，你那里讨一杯儿酒来我吃。〔正末云〕你害急心疼，我去那酒店里讨一盅酒去咱。哥哥，俺这婆婆害急心疼，有酒么，教花一盅儿？〔店小二云〕老人家，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呵，对门那一家儿有这急心疼的药，施舍与人，你问他讨一服去。〔正末云〕是真个。俺去对门讨一服儿急心疼药去来。〔同旦儿下〕〔店小二云〕大清早起，利市也不曾发；这两个老的就来教花酒吃，

被我支他对门讨药去了。便心疼杀他，也不干我事。我自前后执料去也。〔下〕〔陈德甫上，云〕自家陈德甫的便是。过日月好疾也，自从贾老员外买了那个小的，今经可早二十年光景了。老员外一生悭吝苦克，今亡逝已过。那小的长立成人，比他父亲在日，家私越增添了。他父亲在日，人都叫他做钱舍。如今那小的仗义疏财，比老员外甚是不同，人都叫他做小员外。老夫一向在他家上些帐目。这几年间精神老惫，只得辞了馆，开着一个小小药铺，施舍些急心疼的药；虽则普济贫人，然也有病好的，酬谢我些药钱，我老夫也不敢辞，好将来做药本。今日铺里闲坐，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同旦儿上，见科，云〕先生可怜见，我那婆婆害急心疼，说先生施的好药，老汉不揣，求一服儿咱。〔做揖科。陈德甫云〕老人家免礼。有有有，我这一服药与你那婆婆吃了，登时间就好。则要你与我传名，我叫做陈德甫。〔正末云〕多谢了。先生叫做陈德甫，陈德甫……婆婆，这陈德甫名儿好熟也！〔旦儿云〕老的，咱卖孩儿时做保人的，不是陈德甫？〔正末云〕是真个。我过去认他波。〔做认科云〕陈德甫先生，原来你也这般老了也。〔陈德甫云〕这老儿就来诈熟也。〔正末唱〕

【小桃红】你这般雪盔白发鬓如丝。〔陈德甫云〕你说的是几时的话？〔正末唱〕**我说的是二十年前事。**〔陈德甫云〕兀那老的，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正末唱〕**你问我姓甚名谁那里人氏，**〔陈德甫云〕你因何认的老夫来？〔正末唱〕**说起来痛嗟咨，常言道“闻钟始觉山藏寺”，这搭儿里曾卖了一个小厮。**〔陈德甫云〕你莫不是卖儿子的周秀才么？〔正末唱〕**我常记的你个恩人名字。**〔陈德甫云〕你还记的我赍发你那两贯钱么？〔正末唱〕**我怎敢便忘了你那周急济贫时。**

〔陈德甫云〕秀才，你欢喜咱。你那孩儿贾长寿，如今长立成人了也。〔正末云〕贾员外好么？〔陈德甫云〕老员外亡化过了也。〔正末云〕死的好，死的好！打俺孩儿的那妇人有么？〔陈德甫云〕那婆婆又早些死了也。〔正末云〕死的好，死的好。〔唱〕

【鬼三台】则他这庞居士，世做的亏心事，恨不把穷民勒死，满口假悲慈，可曾有半文儿布施。〔带云〕想他两贯钞强买俺孩儿时节，还要与俺算饭钱哩。〔唱〕**空掌着精金向钞百万资，偏没个寸男尺女为继嗣。俺倒不如郭巨埋儿，也强似明达卖子。**

〔云〕陈先生，俺那长寿孩儿好么？〔陈德甫云〕贾员外的万贯家财，都是你的孩儿贾长寿掌把着，人皆叫他做小员外哩。〔正末云〕陈先生可怜见，着俺那孩儿来厮见一面，可也好也？〔陈德甫云〕你要见他，待我寻他去。〔小末上，云〕自家贾长寿的便是。自从泰安山烧香回来，父亲亡逝过了。如今营葬已毕，无什么事，去望陈德甫叔叔走一遭。〔做撞见科，云〕叔叔，我一径来望你见。〔陈德甫云〕小员外，你欢喜咱。〔小末云〕俺喜从何来？〔陈德甫云〕我老实的说与你知，你当初原不是贾老员外的儿子；你父亲是周秀才，偶然打员外家经过，我是保见人，将你卖与那员外为儿。你今日长立成人，现有你的一双父母在这里，要与你相见。我说兀的做甚，二十年来把你瞒，老夫说着尚心酸。可怜你生身父母饥寒死，直与陌路旁人做一般。〔做见科，云〕则这两个，便是你的父亲母亲，你拜他咱。〔小末做认科，云〕这是我父亲母亲，住住住，泰安神州，我打的不是你来！〔正末云〕婆婆，泰安神

州打俺的，不是这厮么？〔旦儿云〕俺认的，他正叫做钱舍哩。〔正末唱〕

【调笑令】俺待和这厮，厮捏的见官司。不徕、俺只问你这般殴打亲爷甚意思？无非倚恃着钱神把俺相轻视。〔小末云〕俺实是不认的你。〔正末云〕噤声。到今日呵，〔唱〕可早知一家无二，父子们厮见非同造次。〔带云〕婆婆，〔唱〕想他也只是个忤逆的孩儿。

〔陈德甫云〕端的是怎生来？老人家请息怒。〔正末云〕我告他去。〔陈德甫云〕小员外，似此怎了也？〔小末云〕叔叔，你不知道，我在泰安神州打了他来。他如今要告我去，我如今与他些东西，买嘱他罢。〔陈德甫云〕与他什么东西？〔小末出砌末科，云〕我与他一匣子金银，只买一个不言语。〔陈德甫云〕怎么买个不言语？〔小末云〕他若不告我，我便将这一匣子金银都与他；若告我，我拚了把这金银官府上下打点使用，我也不见的便输与他。〔陈德甫云〕小员外，你放心，和我他说去。〔见正末云〕老人家，你见这一匣金银么！那小员外要与你买个不言语。〔正末云〕怎生是买个不言语？〔陈德甫云〕你若是不告他呵，把这匣金银与你；你若告他呵，将这金银去官府上下打点使用，他也没事。两桩儿随你自拣去。〔正末云〕婆婆，孩儿在泰安神州打俺时节，他也不认的俺。〔旦儿云〕你个爱钱的老弟子孩儿。〔正末云〕将钥匙来开了这锁，待我看这银子咱。〔做看惊科，云〕这银子上凿着周奉记，周奉记，可不原是俺家的来！〔陈德甫云〕怎生是你家的？〔正末云〕俺祖公公正叫做周奉记哩。〔唱〕

【幺篇】猛觑了这字，是俺正明师。想祖上留传到此时，是儿孙合着俺儿孙使，若不沙怎题着公公名氏！〔带云〕贾员外，贾员外，〔唱〕亏了他二十年用心把钥匙，也则是看守俺祖上的金货。

〔店小二上，云〕闻得小员外认着了他亲爷亲娘，我去看咱。〔做见科，云〕老人家，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可好了么？〔正末云〕多谢哥哥，俺婆婆好了也。想起二十年前，曾在你店里，你不舍与我三盅儿酒吃么！〔店小二云〕小子没记性，这远年的帐都忘了也。〔正末云〕孩儿，你依着我者：陈德甫先生二十年前曾为你赍发俺两贯钞，俺如今将这两个银子谢他。〔陈德甫云〕我则是两贯钞，怎好换你两个银子？那贾老员外一生爱钱，也不曾赚得这等厚利，这个我老夫决不敢当。〔正末唱〕

【天净纱】若不是陈先生肯把恩施，俺周荣祖争些儿雪里停尸。则这两贯钞俺念兹在兹，常恐怕报不得你故人之赐，又何须苦苦推辞。

〔陈德甫云〕多谢了老员外。〔正末云〕卖酒的哥哥，我当日吃了你三盅酒，如今还你这一个银子。〔店小二云〕这个小子也不敢受。〔正末唱〕

【秃厮儿】论你个小本钱茶坊酒肆，有什么大度量仗义轻施，你也则可怜俺饥寒穷路不自支。如今这银一个，酬谢你酒三卮，也见俺的情私。

〔店小二云〕这等，小子收了，多谢老员外。〔正末云〕孩儿，这多余的银子，你与我都散与那贫难无倚的，可是为何？这二十年来俺骂的那财主每多了也。〔唱〕

【圣药王】为什么骂这厮，骂那厮，他道俺贫儿到底做贫儿。又谁知彼一时，

此一时，这家私原是俺家私，相对喜孜孜。

〔小末云〕父亲，您孩儿都依你便了。〔旦儿云〕俺一家儿同到泰安神州回香去来。〔正末唱〕

【收尾】这的是贫穷富贵皆轮至。〔做笑科〕〔陈德甫云〕老员外，你笑甚的来？〔正末云〕俺不笑别的，〔唱〕笑则笑贾员外一文不使，单为这口衔垫背几文钱，险送了拽布拖麻孝顺子。

〔灵派侯上，云〕周荣祖，你如今省悟了么？这二十年光景，你可都看见了也？〔正末同众拜伏科，云〕是那方神圣降临？愚民不知，乞赐指示。〔灵派侯云〕吾神乃灵派侯是也。你一行人都跪者，听吾神分付：〔词云〕想为人禀命生于世，但做事不可瞒天地，贫与富前定不能移。笑愚夫枉使欺心计，周秀才卖子受艰难，贾员外悭吝贪财贿；若不是陈德甫仔细说分明，怎能勾周奉记父子重相会。〔同下〕

题目　穷秀才卖嫡亲儿男

正名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